

金上甄首然索漢等壹卍朝



全晉文卷一百四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前趙

劉淵

淵字元海新興匈奴人左賢王劉豹子魏末爲侍子在洛陽太康中代父豹爲左部帥拜北部都尉楊駿輔政已爲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元康末坐事免成都土穎表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永興初爲冠軍將軍封盧奴伯尋拜北單于參丞相軍事行至左國城自稱漢王改元元熙都離石永嘉二年僭卽皇帝位國號曰漢改元永鳳其明年改元河瑞曰晉永嘉四年死在位七年諡曰光文皇帝廟號高祖

卽漢王位下令

昔我太祖高皇帝曰神武應期廓開大業太宗孝文皇帝重曰明

德昇平漢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過唐日中宗孝宣皇帝
 搜揚雋乂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邁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于
 夏商卜世過于姬氏而元成多僻哀平短祚賊臣王莽滔天篡逆
 我世祖光武皇帝誕資聖武恢復鴻基祀漢配天不失舊物俾三
 光晦而復明神器幽而復顯顯宗孝明皇帝肅宗孝章皇帝累葉
 重暉炎光再闡自和安已後皇綱漸頽天步艱難國統頻絕黃巾
 海沸于九州羣閹毒流于四海董卓囚之肆其狂勃曹操父子凶
 逆相尋故孝愍委棄萬國昭烈播越岷蜀奠否終有泰旋軫舊京
 何圖天未悔禍後帝窘辱自社稷淪喪宗廟之不血食四十年于
 茲矣今天誘其衷悔禍皇漢使司馬氏父子兄弟迭相殘滅黎庶
 塗炭靡所控告孤今猥為羣公所推紹修三祖之業顧茲尪閭戰
 惶靡厝但曰大恥未雪社稷無主銜膽棲冰勉從眾議

晉書載紀
劉元海傳

十六國
春秋一

六百八十一

致王彌書

曰將軍有不世之功超時之德故有此迎耳遲望將軍之至孤今

親行將軍之館輒拂席洗爵敬待將軍

晉書王彌傳十
六國春秋九

劉粲

粲字士光劉聰太子呂晉太興元年嗣偽位改元漢昌為其臣

靳準所殺諡曰隱帝

請殺愍帝表

子業若死民無所望則不為李矩趙固之用不攻而自破矣

十六國春秋

秋四書重加編造其所載文翰都有所本然亦有未詳出處者姑錄之

俟改後皆放此

劉曜

曜字永明淵從兄子歷仕至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呂晉太興

元年即偽位改元光初其明年改國號曰趙在位十三年為后

勒所滅

下合議除漢宗廟改國號

蓋聞王者之興必禘始祖我皇家之先出自夏后居于北夷世跨

燕朔光文曰漢有天下歲久恩德結于庶民故立漢祖宗之廟曰

懷民望昭武因循遂未悛革今欲除宗廟改國號御曰大單于爲

太祖亟議曰聞

十六國春秋五

下書追贈崔岳等

蓋褒德惟舊聖后之所先念惠錄孤明王之盛典是曰世祖草創

河北而致封于嚴尤之孫魏武勒兵梁宋追慟于橋公之墓前新

贈大司徒烈愍公崔岳中書令曹恂晉陽太守王忠太子洗馬劉

綏等或識朕于童胤之中或濟朕于艱窘之極言念君子實傷我

心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漢昌之初雖有褒贈屬否運

之際禮章莫備今可贈岳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遼東公恂大司空

南郡公綏左光祿大夫平昌公忠鎮軍將軍安平侯竝加散騎常侍但皆上墓夷滅申哀莫由有司其速班訪岳等子孫授曰茅土

私疾意焉

晉書載記劉曜傳十六國春秋五

下書封喬孫和苞

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烈矣可謂社稷之臣也非二君朕安聞

此言乎夫曰孝明于承平之世四海無虞之日尚納鍾離一言而

罷北宮之役況朕之闇眇當今極弊而可不敬從明誨乎今敕悉

停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今封

豫安昌子苞平輿子竝領諫議大夫可敷告天下使知區區之朝

思聞過也自今法政有不利于時不利社稷者其詣闕極言勿有

所諱

晉書載記劉曜傳十六國春秋五

劉娥

娥字麗華劉殷女聰既僭位召為右貴嬪尋拜為后死諡武宣

皇后甄華 甄姬文 甄姬文 甄姬文 甄姬文 甄姬文 甄姬文 甄姬文 甄姬文 甄姬文

手疏啟救陳元達

伏聞將為妾營殿今昭德足居鷦儀非急四海未一禍難猶繁動
須人力資財尤宜慎之廷尉之言國家大政夫忠臣之諫豈為身
哉帝王拒之亦非顧身也妾仰謂陛下上尋明君納諫之昌下忿
闇主距諫之禍宜賞廷尉呂美爵酬廷尉呂列士如何不惟不納
而反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疲
咎歸于妾距諫害忠亦妾之由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者
也妾每覽古事忿之忘食何意今日妾自為之後人之觀妾亦猶
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呂塞陛下誤惑
之也音書列女劉聰妻劉氏傳聰將起鷦儀殿其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在後堂私敕左右停刑手疏啟云云又見十六國春秋人與此多異

劉易

大四百六十一 小八十五

易劉聰子封河間王爲車騎大將軍進太尉拜太宰曰諫不用
忿恚死

諫月宦官王沈等表

臣聞善人者克坤之紀政教之本也邪佞者宇宙之螟蟥王化之
蠹賊也故文王曰多士基周桓靈曰羣閹亡漢國之興亡未有不
由于此也自古明王之世未嘗有宦者與政武元安順豈足爲故
事乎今王沈等乃處常伯之位握生死子奪于中勢傾海內愛憎
任之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內詔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于人
主矣王公見之駭目卿宰望塵下車銓衡迫之選舉不復曰實士
曰屬舉政曰賄成多樹姦徒殘毒忠善知王琰等忠臣必盡節于
陛下懼其姦萌發露陷之極刑陛下不垂三察猥加誅戮怨感穹
蒼痛入九泉四海悲惋賢愚傷懼沈等皆刀鋸之餘背恩忘義之
類豈能如士人君子感恩展效曰荅乾澤也陛下何故親近之何

故責任之昔齊桓公任易牙而亂孝懷委黃皓而滅此皆覆車于前殷鑒不遠比年地震日蝕雨血火災皆沈等之由願陛下割翦兇醜與政之流引尚書御史朝省萬機相國與公卿五日一入會議政事使大臣得極其言忠臣得逞其意則眾災自弭和氣呈祥今遺晉未殄巴蜀未賓石勒潛有跨趙魏之志曹嶷密有王全齊之心而復呂沈等助亂大政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復誅巫咸戮扁鵲臣恐遂成桓侯膏肓之疾後雖欲療之其如病何請免沈等官付有司定罪

晉書載記劉聰傳太宰劉易及大將軍劉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祿大夫王延等詣闕諫

云云聰呂表示沈等復之又見十六國春秋一

王彌

彌字子固東萊人惠帝末妖賊劉伯根呂為長史伯根死劉淵呂為鎮東大將軍青徐二州牧都督緣海諸軍事尋為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進征東大將軍封東萊公後為石勒所殺

書賀石勒

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妙使晞為公左彌為公右天下不足定

也晉書王彌傳勒擒苟晞曰為左司馬彌謂勒云云又載紀石勒使賀作偽卑辭使謂勒十六國春秋九作乃曰書賀勒又十一作

陳元達

元達字長宏後部人劉淵僭號徵為黃門郎劉聰時轉廷尉拜

御史大夫呂諫不用自殺

諫起鵠儀樓

臣聞古之聖王愛國如家故皇天亦祐之如子夫天生烝民而樹之君者使為之父母曰刑賞之不欲使殿屎黎元而逸蕩一人晉氏闇虐視百姓如草芥故上天勦絕其祚乃眷皇漢蒼生引領息肩懷更蘇之望有日矣我高祖光文皇帝靖言惟茲痛心疾首故身衣大布居不重茵先皇后嬪服無綺綵重逆羣臣之請故建南

北宮焉今光極之前足曰朝羣臣饗萬國矣昭德溫明已後足可
 曰容六宮列十二等矣陛下龍興已來外殄二京不世之寇內興
 殿觀四十餘所重之以饑饉疾疫死亡相屬兵疲于外民怨于內
 為之父母固若是乎伏聞詔旨將營鷄儀中宮新立誠臣等樂為
 子來者也竊曰大難未夷宮宇麤給今之新營尤實非宜臣聞太
 宗承高祖之業惠呂息役之後曰四海之富天下之殷尚惜百金
 之費而輟露臺歷代垂美為不朽之迹故能斷獄四百擬于成康
 陛下之所有不過太宗二郡地耳戰守之備者豈僅匈奴南越而
 已哉孝文之廣思費外彼陛下之狹欲損如此愚臣所曰敢昧死
 犯顏色直不測之禍者也

晉書載記劉聰傳又十六國春秋二多出七十餘字

王鑒

鑒仕劉聰至尚書令曰諫被斬

諫立左皇后

臣聞王者之立后也將曰上配乾坤之性象二儀敷育之義生承

宗廟母臨天下亡配后土執饋皇姑必澤世德名宗幽閒淑令乃

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是故周文造周妣氏曰興闕睢之化響

則百世之作永孝成任心縱欲曰婢為后使皇統亡絕社稷淪傾

有周之隆既如彼矣大漢之禍又如此矣從麟嘉曰來亂淫于色

縱沈之女弟刑餘小醜猶不可塵瓊寢汚清廟況其家婢耶六宮

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曰婢主之何異象櫳玉簪而對腐木

朽楹哉臣恐無福于國家也

晉書載記劉聰傳中常侍王沈養女年十四有妙色聰立為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等諫云云聰覽之大怒皆斬之又見十六國春秋四

康相

丞相仕劉聰為太史令

言天

虵虹見彌天一岐南徹三日並照客星入紫宮此皆大異其徵不

遠也今虹達東西者許洛曰南不可圖也一岐南徹者李氏當仍
跨巴蜀司馬叡終據全吳之象天下其三分乎月為胡王皇漢雖
苞括二京龍騰九五然世雄燕代肇基北朔太陰之變其在漢域
乎漢既據中原祿命所屬紫宮之異亦不在他此之深重何可盡
言石勒鴟視趙魏曹窳狼顧東齊鮮卑之眾星布燕代齊代燕趙
皆有將大之氣願陛下曰東夏為慮勿顧西南吳蜀之不能北侵
猶大漢之不能南向也今京師寡弱勒眾精盛若盡趙魏之銳燕
之突騎自上黨而來曹窳率三齊之眾曰繼之陛下將何曰抗之
紫宮之變何必不在此乎願陛下早為之所無使兆人生心陛下
誠能發言外曰遠追秦皇漢武循海之事內為高祖圖楚之計無
不克矣

晉書載記劉聰傳
又十六國春秋四

喬豫 和苞

曰豫苞竝仕劉曜為侍中豫封安昌子苞平輿子竝領諫議大夫

上疏諫營作

臣聞人主之興作也必仰準乾象俯順人時是曰衛文承亂亡之後宗廟社稷漂流無所而猶上候營室曰構楚宮彼其急也猶尙若茲古未成康叔武公之迹曰延九百之慶也奉詔書將營豐明觀市道芻蕘咸曰非之曰一觀之功可曰平涼州矣又奉敕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模瓊臺而起凌霄此則費萬豐明功億前役也曰此功費亦可曰吞吳蜀翦齊魏矣陛下何爲于中興之日而躡亡國之事自古聖王人誰無過陛下此役實爲過舉過貴在能改終之實難又伏聞敕旨將營建壽陵周迴四里下深二十五丈曰銅爲棺槨黃金飾之恐此功費非國內所能辦也且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頊葬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所終也如是秦皇下銅三泉周輪七里身亡之後毀不旋踵閭主之所終也如此向魑石椁孔子曰爲不如速朽王孫儼葬識者知其矯世自古無不

亡之國不掘之墓聖王知厚葬之招害也故不為之臣子之于君

父陵墓豈不欲高峻如山岳哉但曰保全始終安固萬世為優耳

自喪亂曰來漢帝諸陵咸見踐辱惟霸陵獨全此雖太宗之至達

抑亦釋之之功自喪亂已下三十一興亡奢儉固然于前惟陛下

覽之晉書載記劉曜傳又見十六國春秋五

闕名國文事自古聖王人始無此到不地

中丘城寺碑衣百百吞吳

大和上佛圖澄願者天竺大圖闕賓小王之元子本姓溼所曰言

溼者思潤理國罽被無外是曰號之為溼封氏聞見記八邢州內

碑後趙一石光初五年所立也碑云云案光初趙劉

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罽西小衰困囂喪嗚呼嗚呼赤

牛奮勒其盡乎晉書載記劉曜傳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于崩所

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云云又見水經渭水注中

又十六國
春秋六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四十七終

全晉文卷一百四十七

闕名

全唐文卷一百四十一

唐書卷一百四十一

卷一百四十一

全晉文卷一百四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後趙

石勒

勒字世龍初名匄上黨武鄉羯人惠帝末從汲桑爲盜桑死歸
劉淵爲輔漢將軍平晉王淵僭號授持節平東大將軍進安東
大將軍尋授鎮東大將軍封汲郡公劉聰嗣位授征東大將軍
并州刺史尋授幽州牧又授冀州牧進封本國上黨郡公加侍
中又加崇爲陝東伯劉曜嗣位署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進爵
趙公己晉大興二年自稱趙王都襄國至晉咸和三年改元太
和其明年擒劉曜又明年僭卽皇帝位改元建平徙都臨漳己
咸和七年死在位十五年諡曰明皇帝廟號高祖

下令絕劉曜

孤兄弟之奉劉家人臣之道過矣若微孤兄弟豈能南面稱朕哉
根基既立便欲相圖天不助惡使假手靳準孤惟事君之體當資
舜求瞽瞍之義故復推崇今主修好如初何圖長惡不悛殺奉誠
之使帝王之起復何常邪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其所

節邪

晉書載紀石勒傳上又十六國春秋十三

下令論功

史學文選國州外又對嘉慶文選日本國土黨公

自孤起軍十六年于茲矣文武將士從孤征伐者莫不蒙犯矢石
備嘗艱苦其在葛陂之役厥功尤著宜為賞之先也若身見存爵
封輕重隨功位為差死事之孤賞加一等庶足已慰荅存亡申孤
之心也

晉書載紀石勒傳下又十六國春秋十三

下令起建德殿

去年水出巨材所在山積將皇天欲孤繕修宮宇也其擬洛陽之
太極起建德殿遣從事中郎任汪帥使工匠五千採木已供之

晉書

載紀石勒傳下又
十六國春秋十三

復武鄉令

武鄉吾之豐沛萬歲之後魂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
晉書載紀石勒傳下

獲黑兔下令

案記應白兔為瑞此黑兔何祥外檢舊典
十六國春秋十二太和元年二月

擒劉曜下令

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敕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

晉書載紀石勒傳下又十六國春秋十三

下書拒石虎等勸稱尊號

孤猥曰寡德忝荷崇寵夙夜戰惶如臨深薄豈可假尊竊號取譏

四方昔周文曰三分之重猶服事殷朝小白居一匡之盛而尊崇

周室况國家道隆殷周孤德卑二伯哉其亟止斯議勿復紛紜自

今敢言刑茲無赦
晉書載紀石勒傳上又十六國春秋十三

下書採集律令之要

今大亂之後律令煩滋其採集律令之要為施行條制

晉書載紀石勒傳上

又十六國春秋十三

下書國人

國人不聽報嫂及在喪婚娶其燒葬合如本俗

晉書載紀石勒傳下又十六國春秋

三十

下書賜陳武妻

昔周之興也四乳八子今武妻一乳四子可為慶過姬祥美比曩

日二儀諧暘和氣所致其賜乳婢一口穀一百石雜綵四千匹庶

呂肅迎嘉祥

十六國春秋十三黎陽人陳武妻一產三男一女勒下書又見晉書載紀石勒傳下少始末六句

下書修祖氏墳墓

祖逖屢為邊患逃北州土望也儻有首丘之思其下幽州修祖氏

墳墓為置守冢二家

晉書載紀石勒傳下又十六國春秋十三

下書八座

自今有疑難大事八座及委丞郎齊詣東堂詮詳平決其有軍國要務須啟者有令僕尚書隨局入陳勿避寒暑昏夜也

晉書載紀石勒傳下

又十六國春秋十三

又下書

自今諸有處法悉依科令吾所忿戮怒發中旨者若德位已高不宜行

晉書作訓

罰或服勤死事之孤邂逅懼譴門下皆各列奏之吾當

思擇而行也

晉書載紀石勒傳下又十六國春秋十三

本傳晉白夷鞏欲焚

下書招賢

令公卿百寮歲薦賢良方正直言秀異至孝廉清各一人對策上

第者拜議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其舉人得遞相薦引廣招賢之

路

晉書載紀石勒傳下又十六國春秋十三

其對策更出之而疑漢文平于辭難規

下書議復寒食

舊風想坐其俗不辨異也前晉長壽百于辭難氣

寒食既并州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曰子推諸侯

之臣王者不應為忌故從其議儻或由之而致斯災乎子推雖朕

鄉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亂也尚書其促檢舊典定議曰間晉書載紀

石勒傳下又十六國春秋十三燕賀貝代百直言悉吳等萃集部各一人樂策士

報劉琨賀

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為效晉書載紀石勒傳上

又十六國春秋十一逞節作效節如燕王事之加數設部門不皆各派奏之吾當

石虎滿育欲去悉於採合善德念懲惡懲中言善善獻並曰高不

又虎字季龍勒從子拜征虜諸軍署魏郡太守封繁陽侯勒稱趙

王遷侍中封中山公勒僭號授太尉守尚書令進封中山王石

是弘嗣位拜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曰晉咸康元年自稱居攝

自趙天王改元建武其三年僭稱大趙天王曰晉永和五年僭即

皇帝位改元太寧在位十五年石遵時諡曰武皇帝廟號太祖

上石勒疏勸進

臣等聞有非常之度必有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事
是曰三代陵遲五伯迭興靜難濟時績侔睿古伏惟殿下天縱聖
哲誕膺符運鞭撻宇宙弼成皇業普天率土莫不來蘇嘉瑞徵祥
日月相繼物望去劉氏威懷于明公者十分而九矣今山川夷靜
星辰不孛夏海重譯天人係仰誠應升御中壇卽皇帝位使攀附
之徒蒙尺寸之潤請稱大將軍大單于領冀州牧趙王

晉書無此
十三字

依漢昭烈在蜀魏王在鄴故事曰河內魏汲頓丘平原清河鉅鹿
常山中山長樂樂平十一郡并前趙國廣平陽平章武渤海河間
上黨定襄范陽漁陽武邑燕國樂陵十三郡合二十四郡戶二十
九萬爲趙國封內依舊改爲內史準禹貢魏武復冀州之境南至
盟津西達龍門東至于河北至于塞垣曰大單于鎮撫百蠻罷并
朔司三州通置部司曰監之伏願欽若昊天垂副羣望也

晉書載
紀石勒

傳上石季龍及張敬張賓左右司馬張屈六程遐文武等一百二十九人上疏云云又見十六國春秋十三

敕敬佛圖澄

司空李農朝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

高僧傳九法苑珠林七十

六又十六國春秋二十一

敕麻秋

受降如待敵將軍慎之

晉書載記石虎傳上段遼遣使詐降虎使征東麻秋百里郊迎敕秋云云又見十六

國春秋十五

下書稱居攝趙天王

王室多難海陽自棄四海任重故俛從推逼朕聞道合乾坤者稱

皇德協人神者稱帝皇帝之號非所敢稱

一作

且可稱居攝趙天

王曰副天人之望

晉書載紀石虎傳上又十六國春秋十五

下書曰錢穀麥贖刑

刑贖之家得曰錢代財帛無錢聽曰穀麥皆隨時價輸水次倉

晉書

載紀石虎傳上又見
十六國春秋十五

下書尊佛圖澄

和尚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爵匪顧何曰旌德從此曰
往宜衣曰綾錦乘曰雕輦朝會之日和尚升殿常侍曰下悉助舉
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至眾坐皆起曰彰其尊高僧

傳九法苑珠林七十六
又十六國春秋二十一

下書清定選制

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則先王之令典政事之通塞魏始建九品
之制三年一清定之雖未盡弘美亦縉紳之清律人倫之明鏡從
爾曰來遵用無改先帝創臨天下黃紙再定至于選舉銓爲首格
自不清定三載于茲主者其更銓論務揚清激濁使九流咸允也
吏部選舉可依晉氏九班選制永爲揆法選舉經中書門下宣示
三省然後施行之其著此詔書于令銓衡不奉行者御史彈坐曰

聞晉書載紀石虎傳上又見十六國春秋十五

下書拒上尊號

過相褒美猥見推逼覽增恧然非所望也其亟止茲議今東作告

始自非京城內外皆不得表慶晉書載紀石虎傳六又十六國春秋十五

下書問中書令

佛號世尊國家所奉閭里小人無爵秩者應得事佛與否又沙門

皆應高潔貞正行能精進然後可為道士今沙門甚眾或有奸宄

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真偽高僧傳九廣弘明集六又十六國春秋十五

下書聽百姓為道士

度議云佛是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可宜奉朕生自北鄙忝當

期運君臨諸夏至于饗祀應兼從本俗佛是戎神正所應奉夫制

由上行永世作則苟事允無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百蠻有舍于淫

祀樂事佛者悉聽為道士高僧傳九晉書佛圖澄傳廣弘明集六又十六國春秋十五

因災異下書

朕在位六載不能上和乾象下濟黎元已致星虹之變其令百僚

各上封事解西山之禁蒲葦魚鹽除歲供之外皆無所固公侯卿

牧不得規占山澤奪百姓之利晉書載紀石虎傳上時大旱白虹經天虎下書云云又十六國春秋

十六國春秋卷一百八十三曰

又下書晉書載紀石虎傳上時大旱白虹經天虎下書云云又十六國春秋

前曰豐國澠池二治初建徙刑徒配之權救時務而主者遂為恆

法致起怨聲自今罪犯流徒皆當申奏不得輒配也京獄見囚非

手殺人一皆原遣晉書載紀石虎傳上十六國春秋十六

因天變下書求極言晉書載紀石虎傳上十六國春秋十六

蓋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已均平為首化已仁惠為本故能允協

人和緝熙神物朕已眇薄君臨萬邦夕惕朝乾思遵古烈是已每

下書蠲除徭役休息黎元庶俯懷百姓仰稟三方而中年已求變

皆彌顯天文錯亂時氣不應斯由人怨于下譴感皇天雖朕之不
明亦羣后不能翼獎之所致也昔楚相修政洪災旋弭鄭卿勵道
氛祲自消皆股肱之良用康羣變而羣公卿士各懷道迷邦拱默
成敗豈所望于台輔百司哉其各上封事極言無隱晉書載紀石
虎傳上時白

虹出自太社經鳳陽門東南連天十餘刻
乃滅虎下書云云又見十六國春秋十六

石遵 字大祗石虎第九子石弘時封齊王石虎僭位封彭城王石

又世嗣位已為左丞相尋廢世已晉永和五年僭即皇帝位改元

青龍在位一百八十三日為石鑒所殺

假劉氏令劉氏劉曜幼女虎
呂為皇后生子世

嗣子幼冲先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所克堪其已遵嗣位晉書
載紀

石遵 傳

冉閔

閔字永曾小字棘奴魏郡內黃人呂父冉良爲虎養子因姓石
拜建節將軍封修成侯歷北中郎將游擊將軍遷征虜將軍封
武興郡公石遵僭位爲輔國大將軍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石
鑒僭位爲大將軍封武德王呂晉永和六年殺鑒僭卽皇帝位
改元永興國號魏在位三年燕慕容恪擒斬之諡曰武悼天王
攻斬孫伏都等下令

令城內

內外六夷敢稱兵仗者斬之
晉書載紀石虎傳下
又十六國春秋十八
近日孫劉構逆支黨伏誅良善一無與也今日已後與官同心者
畱不同心者各任所之
十六國春秋十八晉書載
紀石虎傳下有未二句

頒令斬胡

內外趙人斬二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

晉書載紀石虎傳下
又十六國春秋十八

下令改國號姓

孔子曰死而王七月者七十有三國繼趙李讖書炳然且德星鎮

衛宜改國號曰魏復姓冉氏 十六國春秋十九

遣使臨江告晉

胡逆亂中原今已誅之若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 晉書載紀冉閔傳又十六國春秋

秋十

續咸

咸字孝宗上黨人師事杜預永嘉中歷廷尉平東安太守劉琨

承制曰為從事中郎後沒于石勒為理曹參軍律學祭酒拜廷

尉至石虎時卒年九十七贈儀同三司有遠游志十卷異物志

十卷汲冢古文釋十卷

上石勒書諫營新宮

臣聞唐虞之治采椽茅茨土階三尺彰美于詩書漢文惜百金不

營露臺稱之于千古迨夏商之瓊臺瑤陛楚之章華秦之阿房資

財內竭華夷外叛十六國春秋十一
二建平三年

夔安

安為石勒將累遷左司馬勒僭號曰為尚書遷鎮軍將軍石弘

嗣位領左僕射石虎居攝曰為侍中太尉守尚書令尋拜太保

因獲玄玉璽又勸進

臣等謹案大趙水德玄龜者水之精也玉者石之寶也分之數曰

象七政寸之紀曰準四極昊天成命不可久違輒下史官擇吉日

具禮儀謹昧死上皇帝尊號晉書載紀石虎傳上虎稱大趙天王
武鄉長城徙人韓彊獲玄玉璽方四

寸七分龜紐金文諸鄴獻之拜彊騎都尉復其一
門夔安等又勸進云云又見十六國春秋十五

韋謏

謏字憲道京兆人仕石勒為黃門郎石虎曰為散騎常侍歷守

七郡徵廷尉四登九列六在尚書三為侍中再為太子太傅封

京兆公冉閔僭位拜光祿大夫見殺追贈大司徒
諫石虎微行

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陛下雖天生神武
雄據四海乾坤冥贊萬無所慮然白龍魚服有豫且之禍海若潛
游罹葛陂之酷願陛下清宮蹕路思二神為元鑒不可忽天下之
重輕行斤斧之間一旦有狂夫之變龍騰之勇不暇施也智士之
計豈及設哉又自古聖王之營建宮室未始不于三農之隙所已
不奪農時也今或盛功于耘藝之辰或煩役于收穫之月頓斃屬
途怨聲塞路誠非聖君仁后所忍為也昔漢明賢君也鍾離一言
而德陽役止臣誠識慙昔士言無可採陛下道越前王所宜哀覽
晉書載紀石虎傳上虎畋獵無度晨出夜歸又多微行躬
察作役之所侍中韋謏諫云云又見十六國春秋十六

啟諫冉閔

題從晉書載紀冉閔傳

胡羯皆我之仇敵今來歸附苟存性命耳萬一為變悔之何及請

誅屏降胡去單于之號曰防微杜漸

十六國春秋二十一韋謏傳

胡一千處之麾下謏諫云云晉書載紀冉閔傳作啟諫而不載其文

駁寒食議

案春秋藏冰失道陰氣發洩為雹自子推己前雹者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錯所為耳且子推賢者曷為暴虐如此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雖為冰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固陰沍寒之地多皆川池之側氣洩為雹也曰子推忠賢令縣介之間奉之為允于天下則不通矣

晉書載紀石勒傳下十六國春秋十三

王度

度大原人仕石虎為中書著作郎

奏禁奉佛

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載在祀典禮有常響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華所應祀奉往漢明感夢初傳其道惟

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已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大趙受命率由舊章華戎制異人神流別外不同內饗祭殊禮華夏服禮不宜雜錯國家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已遵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眾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為沙門者還從四民之服

高僧傳九晉書佛圖澄傳又御覽六百五十三引晉書又廣宏明集六又十六國春秋十五

扇上銘

朱明赫離光啟牕來清風服綵嗽雲露體夷神自融

初學記三

王擢

擢仕石虎為鎮遠將軍苻健入關奔張重華為征東大將軍

表免雍秦望族戍役

雍秦二州望族自東徙已來遂在戍役之例既衣冠華胄宜蒙優

免

晉書載紀石虎傳上又十六國春秋十五

王波

波仕石虎為中書令徙中書監為趙攬所譖腰斬追贈司空

遣李宏還蜀事議

今李宏已死自誓若得返魂蜀漢當鳩率宗族混同王化若遣而果也則不煩一旅之師而坐定梁益就有進退豈在逃命一夫壽

既號竝日月跨僭一方今若制詔或敢酬反則取誚戎裔宜書答

之并贈呂楛矢使壽知我退荒必臻也晉書載紀石虎傳上李壽將李宏自晉奔于石虎壽

致書請之題曰趙王石君虎不悅中書監王波議云云又見十六國春秋十六

申鍾

鍾仕石虎至司徒

諫任石宣石韜

慶賞刑威后皇攸執名器至重不可已假人皆已防茲杜漸已示

軌儀太子國之儲貳朝夕視膳而不及政也庶人邃往已聞政致

敗殷鑒不遠宜革而弗遵且二政分權尠不及禍周有子積之覺

鄭有叔段之難此皆由寵之不道所召亂國害親惟陛下覽之晉書

載紀石虎傳上又見十六國春秋

子六

案文云覽之知非口諫

關名

西門豹祠堂東石柱銘

水經濁漳水注

趙建武中所脩也

華山玉版文

歲在申酉不絕如綫歲在壬子真人乃見

得玉版文又見十六國春秋二十七

晉書載紀慕容儁傳初石虎使人揆策于華山

今李安曰長自晉書卷五十四國書卷四十四

聖孝皇帝

新出碑文

玉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四十八終

全晉文卷一百四十八錄

魏王山見... 臣等... 奏... 事...

全晉文卷一百四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前燕

慕容廆

廆字奕洛瓌昌黎棘城鮮卑人武帝時襲父涉韞位爲鮮卑單于惠帝時王浚承制曰爲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于愍帝曰爲鎮軍將軍昌黎遼東二國公元帝承制曰爲假節散騎常侍都督遼左雜夷流人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竝不受大興中拜監平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平州刺史尋加使持節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進封遼東郡公成帝卽位加侍中位特進又加開府儀同三司不受咸和八年卒策贈大將軍諡曰襄慕容儁僭號追諡曰武宣皇

帝

與陶侃箋

明公使君轂下振德耀威撫寧方夏勞心文武士馬無恙欽高仰
止注情彌久王途嶮遠隔日燕越每瞻江湄延首遐外天降艱難
禍害屢臻舊都不守奄爲虜庭使皇輿遷幸假勢吳楚大晉啟基
祚流萬世天命未改玄象著明是日義烈之士深懷憤踊猥日功
薄受國殊寵上不能掃除羣羯下不能身赴國難仍縱賊臣屢逼
京輦王敦倡禍于前蘇峻肆毒于後凶暴過于董卓惡逆甚于催
汜普天率土誰不同忿深怪文武之士過荷朝榮不能滅中原之
寇刷天下之恥君侯植根江陽發曜荆衡杖葉公之權有包胥之
志而令白公五員殆得極其暴竊爲巨明恥之區區楚國子重之
徒猶恥君弱臣強晉書無此二字
臣上有羣字不及先大夫厲已戒眾日服陳
鄭越之種蠡尙能弼佐句踐取威黃池況今吳土英賢比肩而不
聞輔翼聖主陵江北伐日義聲之直討逆暴之羯檄命舊都之士

招懷存本之人豈不若因風振落頓坂走輪哉且孫氏之初呂長沙之眾摧破董卓匡漢室雖中罹寇害雅志不遂原其誠心乃忽身命及權據楊越外杖周張內憑顧陸拒魏赤壁克取襄陽自茲呂降世主相襲咸能侵逼徐豫令魏朝旰忘食不知今之江表爲賢僞匿智藏其勇略邪將呂蒙凌統高蹤曠世哉況今凶羯虐暴中州人士逼迫勢促顛沛之危甚于累卵假號之疆眾心所去敵有釁矣易可震蕩王郎袁術雖自詐僞皆基淺根微禍不旋踵此皆君侯之所見聞者矣王司徒清虛寡欲善于全己昔曹參亦崇此道著畫一之稱也庾公居元舅之尊處申伯之任超然高蹈明智之權廐于寇難之際受大晉累世之恩自恨絕域無益聖朝徒繫心萬里望風懷憤今海內之望足爲楚漢輕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眾據充豫之郊使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羯寇必滅國恥必除廐在一方敢不竭命孤軍輕進不足使勒畏

首畏尾則懷舊之士欲爲內應無由自發故也故遠陳寫言不盡

宣

晉書載紀慕容廆傳又見十六國春秋二十三

慕容皝

皝字元貞廆第三子建武初拜冠軍將軍左賢王封望平侯太
寧末拜平北將軍進封朝鮮公廆卒嗣位行平州刺史明年成
帝遣使拜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咸康七年策
拜燕王永和四年卒慕容儁僭號追諡文明皇帝

上晉成帝表

臣究觀前代昏明之主若能親賢竝建則政致昇平若親黨后族
必有傾辱之禍是呂周之申伯號稱賢舅呂其身藩于外不握朝
權降及秦昭足爲令主委信二舅幾至亂國逮于漢武推重田蚡
萬機之要無不決之及蚡死後切齒追恨成帝闇弱不能自立內
惑豔妻外恣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覽斯事孰不痛惋設使

舅氏賢若穰侯王鳳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二主若其不才則有
竇憲梁冀之禍凡此成敗亦旣然矣苟能易軌可無覆墜陛下命
世天挺當隆晉道而遭國多難殷憂備嬰追述往事至今焚灼迹
其所由實因故司空亮居元舅之尊勢業之重執政裁下輕侮邊
將故令蘇峻祖約不勝其忿遂致敗國至今太后發憤一旦升遐
若社稷不靈人神無助豺狼之心當可極邪前事不忘後事之表
而中書監左將軍冰等內執樞機外擁上將昆弟竝列人臣莫儔
陛下深敦渭陽冰等自宜引領臣常謂世主若欲榮顯舅氏何不
封呂藩國豐其祿賜限其勢利使上無偏優下無私論如此榮辱
何從而生噂噤何辭而起往者惟亮一人徇有名望尙致召變況
今居之者素無聞焉且人情易惑難呂戶告縱令陛下無私于彼
天下之人誰謂不私乎臣與冰等名位殊班出處懸邈又國之戚
昵理應降悅呂適事會臣獨矯抗此言者上爲陛下退爲冰計疾

荀容之臣坐鑿得失顛而不扶焉用彼相昔徐福陳霍氏之戒宣
帝不從至令忠臣更爲逆族良由察之不審防之無漸臣今所陳
可謂防漸矣但恐陛下不明臣之忠不用臣之計事過之後更處
焦爛之日耳王章劉向每上封事未嘗不指斥王氏故令二子或
死或刑谷永張禹依違不對故容身苟免取譏于世臣被髮殊俗
位爲上將夙夜惟憂固知所報惟當外殄寇讐內盡忠規陳力輸
誠曰答國恩臣若不言誰當言者

晉書載紀慕容皝傳又十六國春秋二十五

上言征慕容仁

正月十二日臣躬征平郭遠假陛下天地之威將士竭命精誠感
靈海爲結冰凌行海中三百餘里臣自立國及問諸故老云初無
海水凍冰之歲

初學記七御覽六十又六十六並引王隱晉書又見十六國春秋二十四

下令賜封裕

覽封記室之諫孤實懼焉君曰黎元爲國黎元曰穀爲命然則農

者國之本也而二千石令長不遵孟春之令惰農弗勸宜曰九不
 修闕者措之刑法肅厲屬城主者明詳推檢具狀曰聞苑囿悉可
 罷之曰給百姓無田業者貧者全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
 頭若私有餘力樂取官牛墾官田者竝依晉魏舊法溝洫漑灌有
 益官私主者量造務盡水陸之勢中州未平兵難不息勳誠既多
 官僚不可曰減也待克平兇醜徐更議之百工商賈數四佐與列
 將速定大員餘者還農學生不任訓教者亦除員祿夫人臣闕言
 于人主至難也妖妄不經之事皆應蕩然不問擇其善者而從之
 王憲劉明雖罪應禁黜亦由孤之無大量也可悉復本官仍居諫
 司封生蹇蹇深得王臣之體詩不云乎無言不酬其賜錢五萬宣
 示内外有欲陳孤過者不拘貴賤勿有所諱

晉書載紀慕容皝傳又十六國春秋二十

五

下令罪宋該

夫孝廉者道德沈敏貢之王庭偏往助叛徒迷固之罪至王威臨
討憑城醜詈此則悖逆之甚者也奈何舉之剖符于朝何所取信
該下吏可正四歲刑偏行財祈進虧亂王典可免官禁錮終身御覽
六百五十一引前燕錄遼東內史宋該舉韓偏爲
孝廉慕容皝令云云又見今十六國春秋三十一
與庾冰書

君曰椒房之親舅氏之昵總據樞機出內王命兼擁列將州司之
位昆弟網羅顯布畿甸自秦漢以來隆赫之極豈有若此者乎曰
吾觀之若功就事舉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將不免梁竇之迹
矣每觀史傳未嘗不寵恣母族使執權亂朝先有殊世之榮尋有
負乘之累所謂愛之適足曰爲害吾嘗忿歷代之主不盡防萌終
寵之術何不業曰一土之封合藩國相承如周之齊陳如此則永
保南面之尊復有黜辱之憂乎竇武何進好善虛己賢士歸心雖
爲閹豎所危天下嗟痛猶有能履曰不驕圖國亡身故也方今四

海有倒懸之急中夏逋僭逆之寇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復讐之憾
盜得安枕道遙雅談卒歲邪吾雖寡德過蒙先帝列將之授日數
郡之人尚欲并吞強虜是日自頃及今交鋒接刃一時務農三時
用武而猶師徒不頓倉有餘粟敵人日畏我境日廣況乃王者之
威堂堂之勢豈可同年而語哉

晉書載紀慕容皝傳又十六國春秋二十五

與顧和書

今致繡韞一量

御覽四百七十八作繡靴一量

御覽八百十五

雙又六百九十八 餒餽十斤

御覽八百五十八

人參十斤

御覽九百九十一

麻黃五斤

御覽九百九十二

慕容儁

儁字宣英皝第二子小字賀賴跋皝為燕王拜假節安北將軍
東夷校尉左賢王燕世子皝死嗣位建元燕元日晉永和八年
僭即皇帝位改元二元璽光壽日晉升平四年死在位十一年
諡曰景昭皇帝廟號烈祖

手令敕常燁

卿本不為生計孤已州里相存耳今大亂之中諸子盡至豈非天

所念邪天且念卿況于孤乎十六國春秋二十六

下令追崇祖考

追崇祖考古人之令典也其追尊武宣王廆為高祖武宣皇帝文

明王號為太祖文明皇帝十六國春秋二十六

下書定冠冕制

周禮冠冕體制君臣略同中世已來亦無常體今特制燕平上冠

悉賜廷尉已下使瞻冠思事刑斷詳平諸公冠悉顏褻屨竹錦纏

作公字已代梁處施之金璜令僕尚書置璜而已中祕監合別施

珠璜庶能敬慎威儀示民軌則十六國春秋二十七

慕容暉

暉字景茂偽第三子已晉升平四年僭即皇帝位改元建熙在

位十一年爲秦苻堅所擒封新興侯署尙書平南將軍別部都督後謀殺堅爲堅所誅慕容德僭號追諡幽皇帝

答慕容恪慕容評

朕曰不天早傾乾覆先帝所託惟在二公二公懿親碩德勳高魯衛翼贊王室輔導朕躬宣慈惠和坐而待旦虔誠夕惕美亦至矣故能外埽羣凶內清九土四海晏如政和時洽雖宗廟社稷之靈抑亦二公之力也今關右有未賓之氏江吳有遺燼之虜方賴謀猷混寧六合豈宜虛已謙沖曰違委任之重王其割二疏獨善之小曰成公曰補袞之大

晉書載紀慕容暉傳又十六國春秋二十八

夫建德者必曰終善爲名位命者則曰功成爲效二公與先帝開構洪基膺天明命將廓夷羣醜紹復隆周之迹今災眚橫流乾光墜曜朕曰眇躬猥荷大業不能上成先帝遺志致使二虜遊魂所曰功未成也豈宜沖退且古之王者不曰天下爲榮憂四海若荷

擔然後仁讓之風行則比屋而可封今道化未純鯨鯢未殄宗廟之重非惟朕身二公所憂也當思所已盜濟兆庶靖難敦風垂美將來侔蹤周漢不宜崇飾常節已違至公晉書載紀慕容暉傳又十六國春秋二十八下書祈雨

朕曰寡德莅政多違亢陽三時光陰錯緒農植之辰而零雨莫降其令有司徹樂大官曰菜食常供祭奠十六國春秋二十八

慕容翰

翰字元邕廐之庶長子為建威將軍鎮遼東及皝嗣位畏禍奔段遼又奔宇文歸後逃還皝忌之賜死

上言宜討素連木津等

求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為之君靡不杖此已成事業者也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膾豈甚此乎豎子外已龐本為名內實幸而為寇封使君已誅本請和而毒害滋淡遼東傾沒垂已二周

中原兵亂州師屢敗勤王杖義今其時也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救
倒懸之命數連津之罪合義兵已誅之上則興復遼邦下則并吞
二郡忠義彰于本朝私利歸于我國此則吾鴻漸之始也終可已
得志于諸侯

晉書載紀慕容鹿傳又十六
國春秋二十三與此小異

慕容恪

恪字玄恭號第四子爲盪寇將軍遷度遼將軍儁嗣位已爲輔
國將軍及僭號拜侍中衛將軍封太原王大司馬假節大都督
錄尚書事諱嗣位拜太宰已晉太和二年卒諡曰桓王

因水旱表請遜位

臣已朽闇器非經國過荷先帝援擢之恩又蒙陛下殊常之遇猥
已輕才竊位宰祿不能上諧陰陽下釐庶政致使水旱愆和彝倫
失序輟弱任重夕惕惟憂臣聞王者則天建國辨方正位司必量
才官惟德舉台傳之重參理三光苟非其人則靈曜爲虧尸祿貽

殃負乘招悔由來常道未之或差呂姬旦之勳聖猶近則二公不
悅遠則管蔡流言況臣等寵緣感來榮非才授而可久黜天官塵
蔽賢路是呂中年拜表披陳丹款聖恩齒舊未忍遺棄奄冉偷榮
愆責彌厚自待罪鼎司歲餘辰紀忝昌宰衡七載于茲雖乃心經
略而思不周務至令二方干紀跋扈未庭同文之詠有慙盛漢深
乖先帝託付之規甚違陛下垂拱之義臣雖不敏竊聞君子之言
敢忘虞廷避賢之美輒循兩疏知止之分謹送太宰大司馬太傅
司徒章綬惟垂昭許晉書載紀慕容暉傳時暉境內多水旱慕容
恪慕容評並稽首歸政請遜位還第二云云暉
不許遂斷其讓表恪評等乃
止又見十六國春秋二十八

魯昌

昌代郡人仕慕容廆為征虜將軍

說慕容廆通使勸進琅邪

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琅邪承制江東實人命所係明公雄據海

朔跨總一方而諸部怙眾稱兵未遵道化者蓋曰官非王命又自
曰爲疆今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曰伐有罪誰敢
不從

晉書載紀慕容廆傳又
十六國春秋二十二

韓恆

恆字景山安平灌津人師事同郡張載永嘉之亂避地遼東徙
昌黎慕容廆召拜參軍出爲新昌令黜嗣位復參軍事遷營丘
大守僑嗣位徵爲諮議參軍加揚烈將軍及僭號曰爲中書令
太子太傅

駁采該等議表請廆爲燕王

自羣胡乘間人嬰荼毒諸夏蕭條無復綱紀明公忠武篤誠憂勤
社稷抗節孤危之中建功萬里之外終古勤王之義未之有也夫
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故桓文有寧復一匡之功亦
不先求禮命曰令諸侯今宜繕甲兵候機會除羣凶清四海功成

之後九錫自至且要君曰求寵爵者非爲臣之義也

晉書載紀韓恆傳又十六

國春秋二十一
三又三十一

封抽

抽渤海蓀人爲幽州參軍慕容廆引爲長史遷東夷校尉

上疏陶侃府請封慕容廆爲燕王

自古有國有家鮮不極盛而衰自大晉龍興克平嶠會神武之略
邁蹤前史惠皇之末后黨構難禍結京畿釁成公族遂使羯逆乘
虛傾覆諸夏舊都淪滅山陵掘毀人神悲悼幽明發憤昔玃狁之
強匈奴之盛未有如今日羯逆之暴跨躡華夷盜稱尊號者也天
授有晉挺拔英傑車騎將軍慕容廆自弱冠蒞國忠于王室明允
恭肅志在立勳屬海內分崩皇輿遷幸元皇中興初唱大業肅祖
繼統蕩平江外鹿雖限呂山海隔呂羯寇翹首引領係心京師常
假寤寐欲憂國忘身貢篚相尋連舟載路馬不稅駕動成義舉今

羯寇滔天怙其醜類樹基趙魏跨哈燕齊鹿雖率義眾誅討大逆
然管仲相齊猶曰寵不足曰御下凡鹿輔翼王室有匡霸之功而
位卑爵輕九命未加非所曰寵異一當翰敦獎殊勳者也方今詔命
隔絕王路嶮遠貢使往來動彌年世執今燕之舊壤北周沙漠東盡
樂浪西暨代山南極冀方而悉為虜庭非復國家之域將佐等曰
為宜遠遵周室近準漢初進封鹿為燕王行大將軍事上曰總統
諸部下曰割損賊境使冀州之人望風向化鹿得祇承詔命率合
諸國奉辭夷逆曰成桓文之功苟利社稷專之可也而鹿固執謙
光守節彌高每詔所加讓動積年非將佐等所能敦逼今區區所
陳不欲苟相崇重而愚情至心實為國計晉書載紀慕容鹿傳鹿
與陶侃箋并齎其東夷

校尉封抽行遼東相韓矯等三十餘人疏
上侃府云云又見十六國春秋二十三

封裕王

裕抽子仕慕容皝為記室參軍

封抽

諫慕容皝

臣聞聖王之宰國也薄賦而藏于百姓分之曰三等之田十一而稅之寒者衣之飢者食之使家給人足雖水旱而不爲災者何也高選農官務盡勸課人治周田百畝亦不假牛力力田者受旌顯之賞惰農者有不齒之罰又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必稱須人不虛位度歲入多少裁而祿之供百僚之外藏之太倉三年之耕餘一年之粟曰斯而積公用子何不足水旱其如百姓何雖務農之令屢發二千石令長莫有志勤在公銳盡地利者故漢祖知其如此曰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曰十數是曰明章之世號次昇平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無烟飢寒流隕相繼溝壑先王曰神武聖略保全一方威曰殄姦德曰懷遠故九州之人塞表殊類繩負萬里若赤子之歸慈父流人之多于舊土十倍有餘人殷地狹故無田者十有三四焉殿下曰英聖之資克廣先業南

摧強趙東、滅句驪、拓境三千、增戶十萬、繼武闡廣之功、有高西伯
宜悉罷諸苑、呂業流人人至、而無資產者、賜之、呂牧牛人、旣殿下
之人、牛豈失乎善藏者、藏于百姓、若斯而已矣、邇者深副樂土之
望、中國之人、皆將壺飧奉迎、石虎誰與居乎、且魏晉雖道消之世、
猶削百姓、不至于七八、特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
而官田者、與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悅樂、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而
況增乎、且水旱之厄、堯湯所不免、王者宜濬治溝澮、循鄭白西門
史起溉灌之法、旱則決溝爲雨、水則入于溝瀆、上無雲漢之憂、下
無昏墊之患、句驪百濟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勢所徙、非如中國
慕義而至、咸有思歸之心、今戶垂十萬、狹湊都城、恐方將爲國家
深患、宜分其兄弟宗屬、徙于西境、撫之、呂恩檢之、呂法使不得散
在居人、知國之虛實、今中原未平、資畜宜廣、官司猥多、游食不少
一夫不耕、歲受其飢、必取于耕者而食之、一人食一人之力、游食

數萬損亦如之安可呂家給人足治致昇平殿下降覽古今之事
多矣政之巨患莫甚于斯其有經略出世才稱時求者自可隨須
置之列位非此已往其耕而食蠶而衣亦天之道也殿下聖性寬
明思言若渴故人盡芻蕘有犯無隱前者參軍王憲大夫劉明竝
竭忠獻款呂貢至言雖頗有逆鱗意在無責主者奏呂妖言犯上
致之于法殿下慈弘包納恕其大辟猶削黜禁錮不齒于朝其言
是也殿下固宜納之如其非也宜亮其狂狷罪諫臣而求直言亦
猶北行詣越豈有得邪右長史宋該等阿媚苟容輕劾諫士已無
骨鯁嫉人之有掩蔽耳目不忠之甚四業者國之所資教學者有
國盛事習戰務農尤其本也百工商賈猶其末耳宜量軍國所須
置其員數已外歸之于農教之戰法學者三年無成亦宜歸之于
農不可徒充大員呂塞聰僞之路臣之所言當也願速施行非也
登加罪戮使天下知朝廷從善加流罰惡不掩王憲劉明忠臣也

願宥忤鱗之愆收其藥石之效

晉書載紀慕容皝傳又十六國春秋二十五

皇甫真

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人慕容廆曰為遼東國侍郎皝嗣位遷平州別駕免後曰破麻秋功拜奉車都尉守遼東營丘二郡儁嗣位徵為典書令遷尚書左僕射暉嗣位拜冠軍將軍從平呂護拜鎮西將軍并州刺史護匈奴中郎將徵拜侍中光祿大夫進司空領中書監累遷太尉侍中燕亡入秦為奉車都尉奉朝請

上疏請征呂護

輒呂家奴婢五十口馬七十匹牛四十頭曰供軍資

十六國春秋三十二

上疏請防秦

苻堅雖聘使相尋託輔車為諭然抗均鄰敵勢同戰國明其甘于取利無慕善之心終不能守信存和曰崇久要也頃來行人累續兼師出洛川夷險要害具之耳目觀虛實曰措姦圖聽風塵而伺

國隙者寇之常也今吳王外奔為其謀主伍員之禍不可不慮洛

陽并州壺關諸城並宜增兵益守日防未兆

晉書載紀慕容暉傳又十六國春秋二十

九

鞠彭

彭為樂浪太守後拜大長秋

戒子殷書

王彌曹疑必有子孫汝善招撫勿尋舊怨日長亂源

十六國春秋三十一鞠殷

傳

常煒

煒廣寧人仕冉閔為大司馬從事中郎襄國之敗歸慕容儁儁

僭號日為廷尉監

上言祖父未葬者權宜銓選

大燕雖革命創制至于朝廷銓謨亦多因循魏晉惟祖父不殮葬

大三九十九

小五十六

者獨不聽官身清朝斯誠王教之首不刊之式然禮貴適時世或
損益是曰高祖制三章之法秦人安之自頃中州喪亂遭兵積年
或遇傾城之敗覆車之禍坑師沈卒往往而然孤孫煢子十室而
九兼三方岳峙父子異邦存亡吉凶杳成天外或便假一時或依
羸博之制孝子糜身無補順孫心喪靡及雖招魂虛葬曰敘罔極
之情又禮無招葬之文令不此載若斯之流抱琳琅而無申懷英
才而不齒誠可痛也恐非明揚側陋務盡時珍之道吳起二陳之
疇終將無所展其才榦漢祖何由免于平城之圍郅支之首何曰
懸于漢闕謹案戊辰詔書蕩清瑕穢與天下更始曰明惟新之慶

五六年間尋相違伐于則天之體臣竊未安

晉書載紀慕容儁傳又十六國春秋二十

七

東晉書曰之云晉書曰明之案曰發晉本志出

非堂書卷一

明炭曰亦出脾胃非要貴出直呈鐵飯全良耳藥可與圓曰于吾

炭爲黃門郎

將死誠其子順

吾所已在此朝者非要貴也直是避禍全身耳葬可埋圓石于吾

墓前首引之云晉有微臣明岌之家已遂吾本志也 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引三

十國春秋 平閩 吳 彭 封 于 順 天 之 歸 吳 夫 安 入 晉 吳 王 孫 休 卒 吳 王 孫 休 卒 吳 王 孫 休 卒

申 階 其 闕 黃 案 吳 氣 臨 晉 吳 王 孫 休 卒 吳 王 孫 休 卒 吳 王 孫 休 卒

謝 階 仕 慕容 儁 為 給 事 黃 門 侍 郎 於 于 平 規 之 剛 雅 文 之 首 何 曰

上 言 定 冠 冕 制 詔 書 恐 非 則 謝 階 謝 階 謝 階 謝 階 謝 階 謝 階 謝 階 謝 階

夫 名 尊 禮 重 先 王 之 制 冠 冕 之 式 代 或 不 同 漢 呂 蕭 曹 之 功 有 殊

羣 辟 故 履 劍 上 殿 入 朝 不 趨 世 無 其 功 則 禮 宜 闕 也 至 于 東 宮 體

此 為 儀 魏 晉 因 循 制 不 納 寫 今 皇 嗣 過 謙 準 同 百 僚 禮 卑 逼 下 有

違 朝 式 太 子 有 統 天 之 重 而 與 諸 王 齊 冠 遠 遊 非 所 已 辨 章 貴 賤

也 祭 享 朝 慶 禮 宜 正 服 袞 衣 九 文 冠 冕 九 旒 又 仲 冬 長 至 太 陰 數

終 黃 鐘 產 氣 綿 微 于 下 此 月 閉 關 息 旅 后 不 省 方 禮 記 日 是 月 也

事欲靜君子齊戒去聲色惟周官有天子之南郊從八能之說或
曰有事至靈非朝饗之節故有樂作之禮王者慎微禮從其重前
來二至闕鼓不宜有設今之鏗鎗蓋曰常儀二至之禮事殊餘節
猥動金聲驚越神氣施之宣養實為未盡又朝服雖是古禮絳構
始于秦漢迄于今代遂相仍準朔望正旦乃具衮舄禮諸侯旅見
天子不得終事者三雨沾服失容其在一焉今或朝日天雨未有
定儀禮貴適時不在過恭近日地溼不得納舄而曰衮襪改履案
稱朝服所以服之而朝一體之間上下二制或廢或存實乖禮意
大燕受命侔蹤虞夏諸所施行宜損益定之曰為皇代永制

慕容儁傳又十六

國春秋二十七

晉書
載紀

申紹

紹仕慕容暉為尚書左丞

上疏陳時務

臣聞漢宣有言與朕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是日特重此
選必妙盡英才莫不拔自貢士歷資內外用能仁感猛獸惠致羣
祥今者守宰或擢自匹夫兵將之間或因寵戚藉緣時會非但無
聞于州閭亦不經于朝廷又無考績黜陟幽明貪惰爲惡無刑戮
之懼清勤奉法無爵賞之勸百姓窮弊侵賊無已兵士逋逃乃相
招爲盜賊風頽化替莫相糾攝且吏多則政煩由來常患今之見
戶不過漢之一大郡而備置百官加之新立軍號兼重有過往時
虛假名位廢棄農業公私驅擾人無聊生宜并官省職務勸農桑
秦吳二虜僻僭一時尙能任道捐情肅諧僞部況大燕累聖重光
君臨四海而可美政或虧取陵奸寇哉鄰之有善衆之所望我之
不脩彼之願也秦吳狡猾地居形勝非唯守境而已乃有吞噬之
心中州豐實戶兼二寇弓馬之勁秦晉所憚雲騎風馳國之常也
而比赴敵後機兵不速濟者何也皆由賦法靡恆役之非道郡縣

守宰每于差調之際無不舍越殷彊首先貧弱行留俱窘資贍無
所人懷嗟怨遂致奔亡進闕共國之饒退離蠶農之要兵豈在多
貴于用命宜嚴制軍科務先饒復習兵教戰使偏伍有常從戎之
外足營私業父兄有陟岵之觀子弟懷孔爾之顧雖赴水火何所
不從節儉約費先王格謨去華敦朴哲后恆憲故周公戒成王曰
嗇財爲本漢文曰皂幃變俗孝景宮人弗過千餘魏武寵賜不盈
十萬薄葬不墳儉曰率下所曰割肌膚之惠全百姓之力謹案後
宮四千有餘僮侍廡養通兼十倍日費之重價盈萬金綺縠羅紈
歲增常調戎器弗營奢玩是務令帑藏虛竭軍士無襜褕之資宰
相侯王迭曰侈麗相尙風靡之化積習成俗臥薪之諭未足甚焉
宜罷浮華非要之役峻明婚姻喪葬之條禁絕奢靡浮煩之事出
傾宮之女均商農之賦公卿曰下曰四海爲家信賞必罰綱維肅
舉者溫猛之首可懸之白旗秦吳二主可曰禮之歸命豈唯不復

侵寇而已哉陛下若不遠追漢宗弋綈之模近崇先帝補衣之美
臣恐頽風弊俗亦革變靡途中興之歌無已軫之絃詠又拓守兼
并不在一城之地控制戎夷者懷之已德今魯陽上郡重山之外
雲陰之北四百有餘而未可已羈服塞表爲平寇之基徒孤危託
落合善附內駭宜攝就并豫已臨二河通接漕穀擬之丘陵重晉
陽之戍增南藩之兵戰守之備銜已千金之餽蓄力待時可一舉
而滅如其虔劉送死俟入境而斷之可合匹馬不反非唯絕二賊
闕闞乃是戡殄之要惟陛下覽焉

晉書載紀慕容暉傳又見十六國春秋二十九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四十九終

大五百三十四

全晉文卷一百五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西燕

慕容泓

泓前燕慕容暉弟封濟北王燕亡入秦為北地長史苻堅敗起兵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領司徒呂晉太元九年改元燕興明年為其下高蓋宿勤崇等所

殺一曰木武等迫歿

與苻堅書

秦為無道滅我社稷今天誘其衷使秦師傾敗將欲興復大燕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并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關中燕人翼衛乘輿返還鄴都與秦呂虎牢為界分王天下永為鄰好不復為秦之患也鉅鹿公輕戇銳進為亂兵所害非泓

之意晉書載紀苻堅傳下泓遣使謂堅云云堅召慕容暉責之曰泓書如此又見魏書慕容暉傳又十六國春秋三十八

慕容冲

冲泓弟小字鳳皇封中山王年十二而燕亡苻堅納其姊清河公主姊弟專寵後為平陽太守堅敗起兵及泓被殺嗣立為皇太弟據阿房呂晉太元十年僭即皇帝位改元更始都長安為其下段木延等所殺

命詹事苻苻堅

皇太弟有合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待苻氏呂酬曩好終不使既往之施獨美于前晉書載紀苻堅傳下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遺冲稱詔云云冲命詹事苻之亦稱云云

後燕

慕容垂

垂字道明一字叔仁前燕慕容皝第五子小字阿六敦初名霸

字道業改名軼呂識記文去夫呂垂爲名孰時爲平狄將軍封都鄉侯戍徒河僑僭號呂爲安東將軍鎮常山封吳王徒鎮信都呂侍中右禁將軍錄留臺事又爲征南將軍荆兗二州牧再爲司隸暉嗣位累遷車騎大將軍爲慕容評所忌懼誅奔秦苻堅呂爲冠軍將軍封賓都侯堅敗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建元燕元呂晉太元十一年僭卽皇帝位改元建興都中山至太元二十一年死年七十一在位十三年諡曰成武皇帝廟號世祖

上苻堅表

臣才非古人致禍起蕭牆身嬰時難歸命聖朝陛下恩深周漢猥叨微顧之遇位爲列將爵忝通侯誓在戮力輸誠常恐不及去夏桓沖送死一擬雲消迴計郢城俘馘萬計斯誠陛下神算之奇頗亦愚臣忘死之效方將飲馬桂洲懸旌闔會不圖天助亂德大駕

班師陛下單馬奔臣臣奉衛匪貳豈惟陛下聖明鑒臣單心皇天后土實亦知之臣奉詔北巡受制長樂然不外失眾心內多猜忌令臣野次外庭不聽謁廟丁零逆豎寇逼豫州不迫臣單赴限已師程惟給獎卒二千盡無兵杖復令飛龍潛爲刺客及至洛陽平原公暉復不信納臣竊惟進無淮陰功高之慮退無李廣失利之愆懼有青蠅交亂黑白丁零夷夏臣忠而見疑乃推臣爲盟主臣受託善始不遂令終泣望西京揮涕卽邁軍次石門所在雲赴雖復周武之會于孟津漢祖之集于垓下不期之會實有甚焉欲令長樂公盡眾赴難日禮發遣而不固守匹夫之志不達變通之理臣息農收集故營日備不虞而石越傾鄴城之眾輕相掩襲兵陣未交越已隕首臣旣單車懸軫歸者如雲斯實天符非臣之力且鄴者臣國舊都應卽惠及然後西面受制永守東藩上成陛下遇臣之意下全愚臣感報之誠今進師圍鄴并喻不日天時人事

而不察機運杜門自守時出挑戰鋒戈屢交恆恐飛矢誤中已傷陛下天性之念臣之此誠未簡神聽輒遏兵止銳不敢窮攻夫運有推移去來常事惟陛下察之

晉書載紀慕容垂傳又十六國春秋四十四

上書請伐

石虎窮極凶暴天之所棄餘燼尚存自相魚肉今中國倒懸企望仁恤若大軍一舉勢必倒戈

十六國春秋二十六

濟河下令

吾本外假秦聲內規興復亂法者軍有常刑奉命者賞不踰日天下既定封爵有差不相負也

晉書載紀慕容垂傳又十六國春秋四十三

報丁零及西人令

翟王之功宜居上輔但臺既未建此官不可便置待六合廓清當

更議之

晉書載紀慕容垂傳翟斌潛諷丁零及西人請斌為尚書令垂令云云

遺令

方今禍難尚殷喪禮一從簡易朝終夕殯事訖成服三日之後釋

服從政強寇伺隙祕勿發喪至京然後舉哀行服 晉書載紀慕容

春秋四

十五
與僧朗書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澄神靈緒慈陰百國凡在含生孰不蒙潤

朕承藉纂統方夏是膺昔吳蜀不恭魏武含慨今二賊不平朕豈

獲安又元戎剋興征埽暴亂至人通靈隨權指化願兵不血刃四

海混伏委心歸誠久敬何已今遣使者送官絹百匹袈裟三領綿

五十斤幸為呪願 廣弘明集三十五又十六國春秋四十五

慕容盛

盛字道暹垂孫封長樂公父寶嗣垂位進爵為王寶為蘭汗所

殺攻汗斬之呂長樂王稱制改元建平尋僭即皇帝位呂晉隆

安五年為其下段璣等所殺在位四年諡曰昭武皇帝廟號中

宗

告成大廟令

賴五祖之休文武之力社稷幽而復顯不獨孤呂眇眇之身免不

同天之責凡在臣民皆當明日當世

十六國春秋四十七

下令公侯贖罪不得以金帛

法例律公侯有罪得自金帛贖此不足自懲惡而利于王府甚無

謂也自今皆令立功自贖勿復輸金帛

十六國春秋四十七

慕容農字道厚小字惡奴垂第三子封遼西王尋為幽州牧鎮龍城

徵拜侍中司隸校尉移鎮鄴寶嗣位自為并州牧鎮晉陽進左

僕射拜司空領尚書令復自大司馬領中軍為亂兵所殺追諡

曰桓烈效主無繪式

在龍城上表龍城上表

慕容農

臣頃因征卽鎮所統將士安逸積年青徐荆雍遺寇尚繁願時代
還展竭微效生無餘力沒無餘恨臣之志也

十六國春秋五十一

婁會 婁會 我 空 餘 尚 書 令 齊 日 大 臣 思 治 中 軍 欲 爲 其 治 婁 會
會仕慕容垂爲尚書郎

上疏請聽吏終喪 惡 双 垂 第 三 年 桂 姿 西 王 慕 欲 幽 州 外 說 蕭 燕

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兵荒殺禮遂日一切取士人心奔競苟求

榮進至乃身冒纒經日赴時役豈必徇忠于國家亦昧利于其間

也聖王設教不日顛沛而虧其道不日喪亂而變其化故能杜豪

競之門塞奔波之路陛下鍾百王之季廓中興之業天下漸平兵

革方偃誠宜蠲蕩瑕穢率由舊章史曹大喪聽終三年之禮則四

方知化人斯服禮

晉書載紀慕容垂傳又十六國春秋四十五

南燕 合

慕容德

大三百

德字玄明前燕慕容皝少子儁嗣位封梁公歷幽州刺史左衛將軍暉嗣位進封范陽王遷魏尹加散騎常侍拜征南將軍燕亡入秦爲張掖太守免尋爲奮威將軍慕容垂稱燕王召爲車騎大將軍復封范陽王寶嗣位遷使持節都督冀兗青徐荆豫六州諸軍事特進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領南蠻校尉鎮鄴尋爲丞相承制徙滑臺稱元年定魯齊召晉隆安四年僭卽皇帝位改元建平都廣固至晉義熙元年死年七十在位六年諡曰獻武皇帝

上慕容暉疏請圖關右

先帝應天順時受命革代方召文德懷遠召一六合神功未就奄忽升遐昔周文旣沒武王嗣興伏惟陛下則天比德揆聖齊功方闡崇乾基纂成先志逆氏僭據關隴號同王者惡積禍盈自相疑戮釁起蕭牆勢分四國投誠請援旬日相尋豈非凶運將終數歸

有道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機之上也今秦土四分可謂弱矣時來
運集天贊我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鑒我之師也宜應天
人之會建牧野之旗命皇甫真引并冀之眾徑趣蒲阪臣垂引許
洛之兵馳解設圍太傅總京都武旅為二軍後繼飛檄三輔仁聲
先路獲城即侯微功必賞此則鬱概待時之雄抱志未申之傑必
嶽峙灞上雪屯隴下天羅既張內外勢合區區僭豎不走則降大
同之舉今其時也願陛下獨斷聖慮無訪仁人

晉書載紀慕容暉傳苻堅將苻謏據

陝降于暉羣下議欲遣兵救謏因圖關右魏尹慕容德上疏又見十六國春秋二十八

下詔增名為備德

漢宣憫吏民犯諱故改名朕今增一備字已為二名庶闕臣子避

諱之路 十六國春秋六十三

與僧朗書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遭家多難災禍屢臻昔在建熙王室西越

賴武王中興神武御世大啟東夏拯拔區域遐邇蒙蘇天下幸甚
天未忘災武王卽宴永康之始西傾東蕩京華主上播越每思靈
闕屏營飲泣朕已無德生在亂兵遺民未幾繼承天祿幸大和尚
恩神祇蓋護使者送絹百疋并假東齊王奉高山荏苒一縣封給書
不盡意稱朕心焉

廣弘明集三十五又十六國春秋六十三

慕容超

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德無子立爲太子呂晉義熙元
年僭卽皇帝位改元太上有在位六年劉裕執送建康市斬之

下書議復肉刑

陽九數纏永康多難自北都傾陷典章淪滅律令法憲靡有存者
綱理天下此焉爲本旣不能導之呂德必須齊之呂刑且虞舜大
聖猶命咎繇作士刑之不可已也如是先帝季興大業草創兵
革尚繁未遑修制朕猥已不德嗣承大統撫御寡方致蕭牆釁發

遂戎馬生郊典儀寢廢今四境無虞所宜修定尚書可召集公卿
至如不忠不孝若封嵩之輩梟斬不足呂痛之宜致烹轘之法亦
可附之律條納呂大辟之科肉刑者乃先聖之經不刊之典漢文
易之輕重乖度今犯罪彌多死者稍眾肉刑之于化也濟育既廣
懲慘尤深光壽建熙中二祖已議復之未及而晏駕其令博士已
上參攷舊事依呂刑及漢魏晉律令消息增損議成燕律五刑之
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孔子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
大亂之道也轘裂之刑烹煮之戮雖不在五品之例然亦行之自
古渠彌之轘著之春秋哀公之烹爰自中代世宗都齊亦懲刑罰
失中咨嗟寢食王者之有刑糾猶人之有左右手焉故孔子曰刑
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已蕭何定法令而受封叔孫通呂制
儀受奉常立功立事古之所重其明議損益呂成一代準式周漢
有貢士之條魏立九品之選二者孰愈亦可詳聞

晉書載紀慕容超傳又十六國

春秋六

十四

慕容鍾

鍾字道明德從弟封北地王拜司徒超嗣位已爲都督中外軍事錄尚書事尋出爲青州牧後爲公孫五樓所構懼誅謀反事敗奔姚興爲始平太守封歸義侯

傳檄青州諸郡討辟閭渾

隆替有時義列管經因難啟聖事彰中錄是已宣王龍飛于危周光武鳳起于絕漢斯蓋厯數大期帝王之興廢也自我永康多難長鯨逸網華夏四分黎元五裂逆賊辟閭渾父蔚管同段龕阻亂淄川太宰東征勦絕凶命渾于覆巢之下得蒙全卵之施曾微犬馬識養之心復襲凶父樂禍之志盜據東秦遠附吳越割剝黎元委輸南海皇上應期大命再集矜彼營丘暫阻王略故已七州之

四
二十餘萬巡省岱宗問罪齊魯管韓信已裨將伐齊有征無戰

耿弇呂偏師討步克不移朔況呂萬乘之師埽一隅之寇傾山碎
 卵方之非異孤呂不才忝荷先驅都督元戎一十二萬皆烏桓突
 騎三河猛士奮劔與夕火爭光揮戈與秋月競色呂此攻城何城
 不克呂此眾戰何敵不平管寶融呂河西歸漢榮被于後裔彭寵
 盜逆漁陽身死于奴隸近則曹嶷跋扈見禽于後趙段龕干紀取
 滅于前朝此非古今之吉凶已然之成敗乎渾若先迷後悟榮寵
 有加如其敢抗王師敗滅必無遺燼稷下之雄岱北之士有能斬
 送渾首者賞同佐命脫履機不發必玉石俱摧

晉書載紀慕容德傳又十六國春秋

六十
三

韓範

範仕慕容德為中書侍郎超嗣位累遷尚書令劉裕伐燕表為
 散騎常侍

上疏言伐桓玄

夫帝王之道必崇經略有其時無其人則弘濟之功或闕有其人無其時則英武之志不伸至于能成王業者惟人時合也自晉國內難七載于茲桓玄篡逆虐踰董卓神怒人怨其殃積矣可乘之機莫過此也呂陛下之神武經而緯之驅樂奮之卒接厭亂之機譬猶聲發響應形動影隨未足比其易也且江淮南北戶口無幾公私戎馬不過數百守備之事蓋亦微矣若呂步騎一萬建雷霆之舉卷甲長驅指臨江會必望旗草偃壺漿屬路跨地數千眾踰十萬可已西并強秦北抗大魏拓境開疆保寧社稷正在今日如使後機失會豪傑復起梟除桓玄布惟新之化遐爾既寧物無異望豈惟建業難屠江北亦不可冀機過患生憂必至矣天與不取悔將及焉惟陛下覽之

晉書載紀慕容德傳又十六國春秋六十三作韓諱謨

韓諱

諱範弟仕慕容德爲尚書右僕射

上疏正戶籍

慕容儼欲尚書古對恨

二寇逋誅國恥未雪關西爲豺狼之藪揚越爲鴟鴞之林二京社稷鞠爲丘墟四祖園陵蕪而不守豈非義夫憤歎之日烈士忘身之秋而皇室多難威略未振是使長蛇弗剪封豕假息人懷憤慨常謂一日之安不可已永久終朝之逸無卒歲之憂陛下中興大業務在遵養矜遷氓之失土假長復而不役愍黎庶之息肩貴因循而不擾斯可已保寧于營丘難已經摺于秦越今羣凶僭逆實繁有徒據我三方伺國瑕釁深宜審量虛實大校成敗養兵厲甲廣農積糧進爲雪恥討寇之資退爲山河萬全之固而百姓因秦晉之弊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依託城社不懼燻燒公避課役擅爲姦宄損風毀憲法所不容但檢令未宣弗可加戮今宜隱實黎氓正其編貫庶上增皇朝理物之明下益軍國兵資之用若蒙採納冀裨山海雖遇商鞅之刑悅縮之害所不辭也

晉書

載紀慕容德傳又十六國春秋六十三

段暉

暉仕慕容超為尚書左僕射左軍將軍拒劉裕戰死

稱藩姚興議

太上囚楚高祖不迴今陛下嗣守社稷不宜呂私親之故而降統

天之尊又太樂諸伎皆是前世俗人不可與彼使移風易俗宜掠

京口與之

晉書載紀慕容超傳又十六國春秋六十四

張華

華仕慕容德為給事黃門侍郎中書令超嗣位累遷尚書左僕

射

稱藩姚興議

若使侵掠吳邊必成鄰怨此既能往彼亦能來兵連禍結非國之

福也昔孫權重黎庶之命屈已呂臣魏惠施惜愛子之頭捨志呂

尊齊況陛下慈德在秦方寸崩亂宜暫降大號呂申至孝之情權
變之道典謨所許韓範智能迴物辨足傾人昔與姚興俱為秦太
子中舍人可遣將命降號脩和所謂屈于一人之下伸于萬人之
上也

晉書載紀慕容超傳又十六國春秋六十四

北燕

馮跋

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慕容寶僭號呂為中衛將軍慕容熙襲
天位懼誅逃于山澤尋殺熙立高雲拜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
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武邑公雲死呂晉
義熙五年僭即天王位改元太平至宋元嘉七年死在位二十
二年諡曰文成皇帝廟號太祖

即位下書

義貴適時不必改作故陳氏代姜不徒齊號宜即國號曰燕建元

大平十六國春秋九十八

下書葬高雲

昔高祖為義帝舉哀天下歸其仁吾與高雲義則君臣恩踰兄弟

其曰禮葬雲及其妻子立雲廟于葦町置園邑二十家四時供薦

晉書載紀馮跋傳又十六國春秋九十八

下書除前朝苛政

自頃多故事難相尋賦役繁苦百姓困窮宜加寬宥務從簡易前

朝苛政皆悉除之守宰當垂仁惠無得侵害百姓蘭臺都官明加

澄察晉書載紀馮跋傳又十六國春秋九十八

下書令民植桑柘

今疆宇無虞百姓寧業而田畝荒穢有司不隨時督察欲令家給

人足不亦難乎桑柘之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見其利可令

百姓人植桑一百根柘二十根晉書載紀馮跋傳又十六國春秋九十八

下書令境內不改葬

聖人制禮送終有度重其衣衾厚其棺槨將何用乎人之亡也精魂上歸于天骨肉下歸于地朝終夕壤無寒煖之期衣曰錦繡服曰羅紈寧有知哉厚于送終貴而改葬皆無益于亡者有損于生是曰祖考因舊立廟皆不改營陵寢申下境內自今皆令奉之

載紀馮跋傳又十六國春秋九十八

下書建大學

武曰平亂文曰經務寧國濟俗實所憑焉自頃喪難禮壞樂崩閭閻絕諷誦之音後生無庠序之教子衿之歎復興于今豈所曰穆章風化崇闡斯文可營建大學曰長樂劉軒營上張熾成周翟崇為博士郎中簡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三已上教之

國春秋九十八

晉書載紀馮跋傳又十六

馮素弗

素弗跋弟仕慕容熙爲侍御郎小帳下督高雲僭位已爲昌黎
尹撫軍大將軍封范陽公遷司隸校尉跋僭位已爲侍中車騎
大將軍錄尚書事進大司馬改封遼西公鎮營丘

樂浪公主下嫁蠕蠕議

前代舊事皆曰宗女妻六夷宜許曰妃嬪之女樂浪公主不宜下

降非類

晉書載紀馮跋傳又
十六國春秋九十八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萬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五十終

全晉文卷一百五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前秦一

苻洪

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氏人劉曜僭號封率義侯後降后虎拜冠軍將軍遷龍驤將軍封西平郡公虎死遣使于晉來降永和六年拜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封廣川郡公尋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為麻秋所鳩死苻健僭號追諡曰惠武帝

諫殺朱軌

臣聞聖王之御天下也土階三尺茅茨不翦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亡君之馭海內也傾宮瓊榭象箸玉杯截脛剖心脯賢刳孕故其亡也忽焉今襄國鄴宮足康帝宇長安洛陽何為者哉盤于游

田耽于女德三代之亡恆必由此而忽為獵車千乘養獸萬里奪人妻女十萬盈宮尚書朱軌納言大臣曰道路不修將加酷法此自陛下政之失和陰陽災沴暴降霖雨七旬霽方二日雖有鬼兵百萬尚未及修之而況人乎刑政如此其如史筆何其如四海何特願止作徒休宮女赦朱軌允眾望

晉書載紀后虎傳上尚書朱軌與中黃門嚴生不協會大雨霖道路陷滯因譖軌不修道虎殺之軌之囚也冠軍苻洪諫云云又見十六國春秋十七

苻健

健字建業洪第三子嗣位去秦王之號稱晉爵尋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略定三輔呂晉永和七年自稱天王大單于建元皇始其明年僭即皇帝位在位四年死諡曰明皇帝廟號世宗後改曰高祖

下書求賢

其自公卿已下歲舉賢良方正孝廉清才多略博學秀才異行各

一人或獻書規諫或面陳朕過其悉曰聞勿拘貴賤十六國春秋三十四

指河誓弟雄及兄子菁御覽四百八十引晉中興書

苻生

生字長生健第三子曰晉永和十一年僭即皇帝位改元壽光在位三年為苻堅等所殺諡曰厲王

下書用峻刑極罰

朕受皇天之命承祖考之業君臨萬邦子育百姓嗣統曰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刑虐行者比肩未足為稀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晉書載紀苻生傳又十六國春秋三十五

苻堅

堅一名文玉字永固健弟雄之第二子健入關拜龍驤將軍曰晉升平元年殺苻生僭稱大秦天王在位二十九年改元三永

興甘露建元呂晉太元十年爲姚萇所執縊之新平佛寺諡曰
莊烈天王苻丕僭號改諡曰世祖宣昭皇帝

燕平下詔大赦

朕呂篡德猥承休命不能懷遠呂德柔服四維至使戎軍屢駕有

害斯民雖百姓之過然亦朕之罪也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十六國春秋

秋三
十六

呂鄧羌爲鎮軍將軍詔

司隸校尉董牧王畿吏責甚重非所呂優禮名將光武不呂吏事

處功臣實貴之也羌有廉李之才朕方委呂征伐之事北平匈奴

南盪揚越羌之任也司隸何足呂嬰之其進號鎮軍將軍位特進

十六國春秋
秋四十二

沙汰眾僧別詔

朗法師戒德冰霜學徒清秀崑崙一山不在搜例高僧傳五又十六國春秋四十

二
下詔簡學生受經

新喪賢輔百司或未稱朕心可置聽訟觀于未央南朕五日一臨
已求民隱今天下雖未大定權可偃武修文已稱武侯雅旨其尊
崇儒教禁老莊圖讖之學犯者棄市妙簡學生太子及公侯百僚
之子皆就學受業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受學二十
人給一經生教讀音句後宮置典學立內司已教掖庭選閭人及
女隸敏慧者詣博士授經十六國春秋三十七
下詔分遣侍臣問民疾苦

朕聞王者勞于求賢逸于得士斯言何其驗也往得丞相嘗謂帝
王易爲自丞相違世鬢髮中白每一念之不覺酸動今天下旣無
丞相或政教淪替可分遣侍臣周巡郡縣問民疾苦十六國春秋三十七
下詔徵張天錫入朝

涼州刺史張天錫雖稱藩受位然臣道未純可遣使持節武衛將軍荀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將兵臨河西遣尚書郎閻負梁殊銜命軍前下書徵天錫入朝若有違王命即進師撲討十六國春秋三十七又七十四

下詔論平涼州及索頭功

張天錫藉祖父之資承百年之業擅命河右叛據偏隅索頭世跨朔北中分區域東賓穢貊西引烏孫控弦百萬虎視雲中爰命兩師分討黠虜役不淹歲窮殄二兇俘降百萬闢土九千五帝之所未賓周漢之所未至莫不重譯來王懷風率職有司可速班功受爵戎士悉復之五歲賜爵二級十六國春秋三十七

詔慕容冲

古人兵交使在其間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曰明本懷朕于卿恩分如何而于一朝忽為此變晉書載紀苻堅傳下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遺冲稱詔

云云又十六國
春秋三十八

下書徵王猛輔政

咸陽內史王猛言彰出納所在著績有臥龍之才宜入贊百揆絲

綸王言可徵拜侍中中書令領京兆尹特進光祿大夫十六國春秋三十六

下書召徐統子孫

士死知己由來格謨故喬公一言魏祖追慟趙司隸高平徐統往

在鄴都識朕于童稚每思其慇懃之言弗敢忘也可召其子孫詣

行在所十六國春秋三十六

下書遣鄧羌討蜀

巴夷險逆寇亂益州招引吳軍為唇齒之勢特進鎮軍將軍護羌

校尉鄧羌可帥甲士五萬星夜赴討十六國春秋三十六

下書伐晉

吳人敢恃江山僭稱大號輕率犬羊屢窺王境朕將巡狩省方登

會稽而朝諸侯復禹績而定九州今王師所擬必有征無戰伐國
存君義同一體宜時進討呂清宇內便可戒嚴速修戎備悉發諸

州公私馬人十丁遣一丁門在灼然者為崇文義從其良家子年

二十已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御覽三百二十三
引蕭方等三十國

春秋又見十六
國春秋三十八

下令國中

東南平定指日當呂司馬昌明為尚書僕射可速為起第魏書九
十六晉

司馬昌明
明傳

期克捷之日其呂司馬昌明為尚書左僕射謝安為吏部尚書桓

沖為侍中勢還不遠可先為起第呂待之十六國春秋三
十八又下書

兼道赴壽春下令

敢言吾至壽春者拔舌晉書載紀苻堅傳下又
十六國春秋三十八

與諸鎮書

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百書習鑿金齒傳襄陽

陷苻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輿而致焉呂其蹇疾與諸鎮書云云又十六國春秋三十七

與僧朗書

皇帝敬問泰山朗和尚大聖應期靈權超逸蔭蓋十方化融無外若山海之養羣生等天地之育萬物養生存死澄神寂妙朕已虛薄生與聖會而隔已萬機不獲輦駕今遣使者安車相請應冀靈光迴蓋京邑并奉紫金數斤供鍍形像絹綾三十匹奴子三人可備洒埽至人無違幸望納受想必玄鑒見朕意焉廣弘明集三十五十六國春秋

四十

報王猛

將軍役不逾時而元惡克舉勳高前古朕今親帥六師星馳電赴將軍其休養將士已待朕至然後取之十六國春秋三十六

朕之于卿義則君臣親踰骨肉雖復桓昭之有管樂立德之有孔

明自謂踰之夫人主勞于求才逸于得士既已六州相委則朕無
東顧之憂非所已為優崇乃朕自求安逸也夫取之不易守之亦
難苟任非其人患生慮表豈獨朕之憂亦卿之責也故虛位台鼎
而已分陝為先卿未照朕心殊乖素望新政俟才宜速銓補俟東
方化洽當袞衣西歸十六國春秋三十一

卿昔螭蟠布衣朕龍潛弱冠屬世事紛紜厲士之際顛覆厥德朕
奇卿于暫見擬為臥龍卿亦異朕于一言迴考槃之雅志豈不精
契神交于載之會雖傳巖人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自
卿輔政幾將二紀內釐百揆外蕩羣凶天下向定彝倫始敘朕且
欲從容于上望卿勞心于下弘濟之務非卿而誰晉書載紀王猛傳又十六國春秋

秋四十二
報苻融

汝為德未充而懷是非立善未稱而名過其實詩云德輶如毛人

鮮克舉君子處高戒懼傾敗可不務乎今四海事曠兆庶未寧黎
元應撫夷狄應和方將混六合呂一家同有形于赤子汝宜息之
勿懷耿介夫天道助順修德則禳災苟求諸已何懼外患焉

晉書
載紀

苻融上疏諫用慕容暉等堅報
之云云又十六國春秋三十七

報慕容垂

朕呂不德忝承靈命君臨萬邦三十年矣遐方幽裔莫不來庭惟
東南一隅敢違王命朕爰奮六師恭行天罰而玄機不弔王師敗
績賴卿忠誠之至輔翼朕躬社稷之不隕者卿之力也詩云中心
藏之何日忘之方任卿呂元相爵卿呂郡侯庶弘濟艱難敬酬勳
烈何圖伯夷忽毀冰操桺惠倏爲淫夫覽表惋然有慚朝士卿旣
不容于本朝匹馬而歸命朕則寵卿呂將位禮卿呂上賓任同舊
臣爵齊勳輔歃血斷金披心相付謂卿食堪懷音保之偕老豈意
畜水覆舟養獸反害悔之噬臍將何所及誕言駭眾誇擬非常周

武之事豈卿庸人所可論哉失籠之鳥非羅所羈脫網之魚豈罟所制翹陸任懷何煩聞也念卿垂老老而為賊生為叛臣死為逆鬼侏張幽顯布毒存亡中原士女何痛如之朕之麻運興喪豈復由卿但長樂平原已未立之年遇卿于兩都慮其經略未稱朕心所恨者此焉而已

晉書載紀慕容垂傳又十六國春秋四十四

招魂

有忠有靈來就此庭歸汝先父勿為妖形

晉書載紀苻堅傳下三輔人為慕容沖所略者

放火為內應得免者十有一二堅設祭而招之云云又十六國春秋三十八

苻丕

丕字永叔堅子呂晉太元十年僭即皇帝位于晉陽改元太安明年南奔為晉馮該所殺苻登僭號諡曰哀平皇帝

下書攻慕容永

鮮卑慕容永乃我之騎將首亂京師禍傾社稷豕凶繼逆方請逃

歸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其遣左丞相王永及東海王纂帥禁衛虎

旅夾而攻之十六國春秋三十九

荅謝玄書

今往大文綾羅各五十匹藝文類聚八十五又御覽八百十六作今往大文羅大綾各五匹又十六國春秋

秋三十八末多呂酬厚意四字

苻登

登字文高堅族孫呂晉太元十一年僭即皇帝位改元太初在位九年為姚興所殺苻崇僭號于湟中諡曰高皇帝廟號太宗

告苻堅神主

維曾孫皇帝臣登曰大皇帝之靈恭踐寶位昔五將之難賊羌肆害于聖躬實登之罪也今合義旅眾餘五萬精甲勁兵足已立功年穀豐穰足已資贍即日星馳電邁直造賊庭奮不顧命隕越為期庶上報皇帝酷冤下雪臣子大恥惟帝之靈降鑒厥誠晉書載紀苻登

傳又十六國春秋四十

又告神主

會孫登自受任執戈幾將一紀未嘗不上天錫祐皇鑒垂矜所在必克賊旅冰摧今太皇帝之靈降災疾于逆羌已形類推之醜虜必將不振登當因其隕斃順行天誅拯復梓宮謝罪清廟

晉書載紀苻登

苻融

傳又十六國春秋四十

融字博休堅季弟封平陽公拜侍中中書監左僕射除中軍將軍遷司隸校尉尋代王猛為鎮東大將軍冀州牧徵拜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太子太傅領宗正錄尚書事尋為征南大將軍戰死贈大司馬諡曰哀公
上疏諫用慕容暉等

臣聞東胡在燕麻數彌久逮于石亂遂據華夏跨有六州南面稱

帝陛下爰命六師大舉征討勞卒頻年勤而後獲本非慕義懷德
歸化而今父子兄弟列官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勞舊陛下親而幸
之臣愚曰為猛獸終不可養狼子野心往年星異災起于燕願少
留意曰思天戒臣據可言之地不容默已詩曰兄弟急難朋友好
合昔劉向曰肺腑之親尚能極言況于臣乎

晉書載紀苻堅傳上
又十六國春秋三十

苻廋

廋一作諛又作雙健少子封魏公苻堅曰為鎮軍將軍洛州刺

史據陝城降于燕王猛擒送長安斬之

案載紀苻堅傳作苻廋
慕容暉傳作苻諛慕容

德傳作
苻雙

與慕容垂皇甫真書

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為燕患為日久矣今若乘機不赴恐燕之

君臣將有涌東之悔

晉書載紀慕容暉傳又
十六國春秋二十八

全晉文卷一百五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前秦

苻朗

朗字元達堅從兄子徵拜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封樂安男堅敗後降晉爲員外散騎侍郎王國寶譖而殺之有苻子三十卷

苻子

謹案道家祖黃老蓋三皇五帝之道也變而爲列禦寇莊周則楊朱之爲我也又變而房中術而金丹而符籙而齋醮每降益下而道家幾乎熄矣于是乎秦漢已來未有著書象道德經者其象列子莊子僅有苻朗苻朗者秦苻堅之從兄子也隋唐志苻子三十卷宋不著錄路史徵引皆取諸類書非有舊本流傳蓋亡于唐末余從類書寫出八十一事省併復重得五十事定

著一卷備道家之一種就中有云至人之道也如鏡有明有照有引有致又云爲道者日損而月章爲名者日章而月損又云荆山不貴玉鮫人不貴珠又云木生蠹蠹感而木枯石生金金曜而石流三復其言具有名理本傳稱老莊之流非過許也嘉慶丁丑歲秋九月九日嚴可均謹敘

方外

太公涓釣于隱溪五十有六年矣而未嘗得一魚魯連聞之往而觀其釣焉太公涓跪石隱崖不餌而釣仰咏俛吟及暮而釋竿其鄰所處之崖皆若曰其跼觸崖若路魯連曰釣所本曰在魚無魚何釣太公曰不見康王父之釣邪念蓬萊釣巨海擢竿投綸五百年矣未嘗得一魚方吾猶一朝耳

御覽八百三十四
又九百三十五

家策

苻朗棄千鈞之劍抱朴子趨而進口夫千金利劍剖割之所存焉

苻子之書大道之所居焉何夫子棄大而存小乎苻朗不應

書鈔一百

一又一百二十二御覽三百四十四案此抱朴子非葛洪也葛洪與苻朗不相值

已下篇名闕

黃帝將適昆虞之丘中路逢容成子乘翠華之蓋建日月之旗驂

紫蚪御雙鳥黃帝命方明避路謂容成子曰吾將釣于一壑栖于

一丘御覽七十九

黃帝謂其友無為子曰我勞天下矣疲于形役請息駕于玄圃子

宐代之無為子曰焉能棄我之逸而為君之勞哉乃攀龍而俱去

御覽七十九

堯曰天下讓巢父巢父曰君之牧天下亦猶予之牧孤犢君牧天

下是各有其所牧矣君焉用惴惴然曰所牧而與之余無用天下

為也于是牽犢而去藝文類聚九十四

許由謂堯曰坐于華殿之上面雙闕之下君之榮願亦已足矣夫

堯曰余坐于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于棟余立于櫺扉之內霏焉而雲生于牖雖面雙闕無異乎崔嵬之冠蓬萊雖背墉郭無異乎

迴巒之縈崑崙余安知其所曰榮

御覽八十又略見書鈔十二

虞帝遜禹于洞庭張樂成于洞庭之野于是望韶石而九奏

路史發揮

五 案御覽八十一引苻子曰舜禪夏禹于洞庭之野路史有多出之句文亦不同未詳所本

禹讓天下于奇子奇子曰君之佐舜勞矣鑿山川通河漢首無髮

股無毛故舜也曰勞報子我生而逸不能為君之勞矣

藝文類聚十一御覽

八十二又四百二十四

務光自投于河盧奴之伯曰赤鯉送之

御覽九百三十六

太伯將讓其國于季歷謂其傅曰太王欲曰一國之事而曰嗣我

我其羞之吾聞至人也不君一世而萬世曰之君不貴一代而萬

代曰之貴吾焉能貴乎一國而賤乎萬代哉

藝文類聚二十一御覽四百二十四

武王曰天下讓岐封子岐封子曰敦勿勿然曰天下為事君往矣

余不忍聞之御覽四百二十四

漢王聞宋勝子方牧羊于巨澤鼓而歌南風之詩使者進謂宋勝子曰漢王聞先生之賢使使者致命于先生而委國政焉宋勝子矍然而顧謂使者曰是何言與今漢王待四海之士與十羣之羊其于職司也奚已異乎而大王廢牧羊之任委已四海之政是錯亂天位倒置人倫勝不願為也乃逃于陰山之陽御覽人百二十三

志存四海之外書鈔十二

堯舜之智桀紂已為不智堯舜已為智惡知堯舜之非桀紂桀紂之非堯舜乎藝文類聚二十一

朔人有獻燕昭王曰大豕者曰養奚若使曰豕也非大豕不居非人便不珍今年百二十矣邦人謂之豕仙王乃命豕宰養六十五年大如沙墳足如不勝其體王異之令衡官橋而量之折十橋豕不量又命水官舟而量之其重千鈞其羣臣言于王曰是豕無用

燕相謂王曰奚不饗之王乃命宰夫即膳之豕既死乃夕見夢于

燕相曰造化勞我已豕形食我呂人穢吾患其生久矣今仗君之

靈而化吾生也始得為魯津之伯而浮舟者食我呂稊糧之珍而

欣君之惠將報子焉後燕相涉一作游于魯津有赤龜奉璧一作銜

注一云而獻之藝文類聚二十六又九十六初學記二十九白夜光珠

心能善知人者如明鏡善自知者如蚌鏡鏡曰曜明故鑒人蚌曰

含珠故內照藝文類聚七十御覽七百十七

齊景公好馬命善畫者圖而訪之殫百乘之價期年而不得像過

實也今使愛賢之君故古籍曰求其人雖期百年亦不可得也藝文

類聚九十三御覽八百九十七苻子觀于龍門有一魚奮鱗鼓鬣而登乎龍門而為龍又一術士

凌波泝流而不陷挂鈴行歌飄浪于龍門而終日棲遲而不化苻

子曰彼同功而事異迹一而理二夫何哉無乃魚曰實應而人曰

子曰彼同功而事異迹一而理二夫何哉無乃魚曰實應而人曰

偽求乎

藝文類聚
九十六

東海有鼇焉冠蓬萊而浮游于滄海騰躍而上則干雲之峯邁類

于羣岳沈沒而下則隱天之巨潛嶠于重泉

一作重川

有紅

一作蚺

蟻者

聞而悅之與羣蟻相邀乎海畔欲觀鼇之行焉月餘日鼇潛未出

羣蟻將反遇長風激浪崇濤萬仞海中沸地雷震羣蟻曰此將鼇

之作也數日風止雷默海中隱淪如岳其高槩天或遊而西羣蟻

曰彼之冠山何異我之戴笠也消搖乎壤封之巔歸伏乎窟穴之

下此乃物我之失自己而然何用數百里勞形而觀之乎

藝文類聚
九十九

七御覽
九百四十七

晉公子重耳奔齊與五臣游乎大澤之中見蜘蛛布其網曳其繩

而執豸曰食之公子重耳乃撫僕之手駐駟而觀之顧謂其臣咎

犯曰此蟲也智之薄者矣而猶役其智布其網曳其繩而執豸曰

食之況乎人之有智而不能廓垂天之網布絡地之蠅曰供方丈

之御是會不如蜘蛛之智孰不可謂之人乎咎犯曰公子慎勿言

也若終行之則有邦有嗣也藝文類聚九十七御覽九百四十八

不安其昧而樂其明也是猶飛御覽一蛾去暗赴燈而死御覽一作亡

者也藝文類聚九十七御覽八百七十九又九百五十一

楚之文子御覽作交子魯之周子齊之狂子三子相與居乎泰山之陽

處乎環堵之室華戶御覽作門不扇蓋茨不翳而高御覽一作弦歌不輟宋本初學

記十八御覽四百八十五

至人之道也如鏡有明有照有引有致初學記二十五白孔六帖十三

有驢仙者享年五百歲負乘而不輟歷御覽一作居無定主大驛御覽一作周繞

于天下初學記二十九白孔六帖九十七御覽九百一

老氏之師名釋迦文佛法苑珠林六十九

威魄重輪六合俱照非日月能乎御覽三

水生于石未有居山一作居石而溺者火生于木未有抱樹一作抱木而燹

者御覽五十一又
九百五十二

桀觀炮烙于瑤臺謂關龍逢曰樂乎龍逢曰樂桀曰觀刑曰樂何

無惻怛之心焉龍逢曰天下苦之而君為樂臣為君股肱孰有心

悅而股肱不悅乎桀曰聽子諫諫得我改之諫不得我刑之龍逢

曰臣嘗觀君之冕非其冕也而冕危后君之履非其履也而履春

冰未有冠危后而不壓蹈春冰而不陷者也桀乃笑而應之曰是

日亡則與俱亡子知我之亡而不自知亡乎子且就炮烙之刑我

觀子亡子不知我亡龍逢布武而趨行歌曰造化一作勞我呂生

息一作休我呂炮烙去故涉新我樂而人不知乃赴火而死御覽八
十二又

二百人四百七十五六
百四十七六百八十六

魯侯欲呂孔子為司徒將召三桓而議之乃謂左丘明曰寡人欲

呂孔子為司徒而授呂魯政焉寡人將欲詢諸三子左丘明曰孔

丘聖人與夫聖人任政過在離位焉君雖欲謀其將弗合乎魯侯

曰吾子奚已知之丘明日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于重丘之下羊相呼藏于澗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之矣今君欲已孔丘為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哉于是魯侯遂不與三桓謀而召孔丘為司徒

御覽二百八又六百九十四

秦穆公伐晉及河將勞師而醪惟飲一鍾蹇叔曰一醪可投河而

飲也穆公乃已一醪投河三軍醉矣

御覽二百八十一

為道者日損而月章為名者日章而月損

御覽四百三

玄冥子謂由有子曰子有師乎由有子曰吾將已萬物為師矣

御覽

四百四

春秋華林傳曰不知不言其所已仁

御覽四百十九

惠子家窮餓數日不舉火乃見梁王王曰夏麥方熟請割已與子

可乎惠子曰施來方遇羣川之水長有一人溺流而下呼施救之
施應曰吾不善游方將爲子告急于東越之王簡其善游者曰救
子可乎溺人曰我得一瓢之力則活矣子方告急于東越之王簡
其善游者曰救我是不如求我于重淵之下魚龍之腹矣

御覽四百八十八

鄭人有逃暑于孤林之下者日流影移而徙衽曰從陰及至暮反
席于樹下及月流影移復徙衽曰從陰而患露之濡于身其陰逾
去而其身逾溼是巧于用晝而拙于用夕奚不處曜而辭陰反林
白露此亦愚之至也

御覽四百九十九

陶朱富者朱公喪其中子鄰人往弔之朱公方擁膝蹲踞捧頭而
笑鄰人曰聞有喪將唁子致哀朱公曰生不致哀死而唁何鄰人
之不通

御覽五百六十一

有澤父者冠葭蘆之笠納口鹿之履莎裳褐衣緩步而去

書鈔一百二十一

九御覽六
百九十三

晉之相者桓氏世傳于楚善呂道假乎射焉常呂其所不射而射之患晝之不足呂卒歲故呂夜而燭之

御覽七百四十五

夏王使羿射于方尺之皮徑寸之的乃命羿曰子射之中則賞子呂萬金之費不中則削子呂千邑之地羿容無定色氣戰于胸中乃援弓而射之不中更射之又不中夏王謂傅彌仁曰斯羿也發無不中而與之賞罰則不中的者何也傅彌仁曰若羿也喜懼為之災萬金為之患矣人能遺其喜懼去其萬金則天下之人皆不愧于羿矣夏王曰口人聞子之言始得無欲之道

御覽七百四十五

荆山不貴玉鮫人不貴珠

御覽八百五

天雖廓矣野人猶有罽翳之勤

御覽八百三十四

顏子有疾三日不食人問之曰吾師食非丹不食茹非芝不茹故七百歲子何不吮瑤呂延生咀蕊呂養齡也

御覽八百四十九

大五百一十四
小七十一

吾與玄朱觀東海釋四馬乎岷山玄朱中路而亡馬苻子使人求之不獲使鬼索之而獲

御覽八百九十七

六合不可妄知故良馬在其中矣請呂六合之觀觀之也

御覽八百九十七

魏文侯見宋陵子三仕不富文侯曰何貧宋陵子曰臣見楚富者牧羊九十九而願百嘗訪邑里故人其鄰人貧有一羊富者拜之曰吾羊九十九今君之一盈我成百則牧數足矣鄰者與之從此

觀之焉知富者非貧貧者非富也

御覽九百二

齊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既得寶千乘聚萬駟矣方欲珍懸黎會金玉其得之耶奚若晏嬰曰臣聞琬琰之外有鳥焉曰金翅民謂爲羽豪其爲鳥也非龍肺不食非鳳血不飲其食也常飢而不飽其飲也常渴而弗充生未幾何夭其天年而死金玉之珍乃非爲君之患也

御覽九百二十七

齊魯爭汶陽之田魯侯有憂色魯有隱者周豐往觀焉曰臣嘗晝寢愀然聞羣蝨之鬪乎衣中甘臣膏腴之肌珍臣項簪之膚相與樹黨爭之日夜不息相殺者大半蝨父止之曰我與爾所慮不過容口奚用竊爭交戰為哉羣蝨止今君曰七百里地為之君臣亦曰為足矣而曰汶陽數步之田惑君之心曾不如一蝨之智竊為君羞之魯侯曰善

御覽九百五十一

木生蠟燭盛而木枯石生金金曜而石流

御覽九百五十二

苻子登乎太山下臨千仞之淵上蔭百尺之松蕭蕭然神王乎一

丘矣言不出乎耒耜心不過乎俗人其猶木大守脂

御覽作守夜誤瓦雞

司晨矣

御覽九百五十三又書鈔一百三十五脂篇引末二語

趙之相者曰林氏有九子皆賢國人美而稱之號曰九德之父十德之門趙王疾之乃使擇其果之繁者伐之其父曰果之茂者猶伐之況其人乎吾將曰爾為累矣去之則免乃攜老持子逃于白

雲之巖終身不返趙人思之

御覽九百六十四

鄰人謂展禽曰魯聘夫子夫子三黜無憂色何禽曰春風鼓百草

敷蔚吾不知其茂秋霜降百草零落吾不知其枯

御覽九百九十四

王猛

猛字景略北海劇人家于魏郡苻堅引為龍驤府僚屬及僭位

進中書侍郎轉始平令歷尚書右丞咸陽內史京兆尹除吏部

尚書太子詹事遷尚書左僕射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加騎都尉

進尚書令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呂平燕功封清河郡侯留鎮

冀州入為丞相中書監加都督中外諸軍事拜司徒卒諡曰武

侯有集五卷

渭原誓

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軍深入賊地宜各勉進不可

退也願戮力行間已報恩願受爵明君之朝慶觴父母之室不亦

美乎晉書載紀苻堅傳上又十六國春秋三十六與此小異

上疏讓輔國將軍

伏見散騎常侍陽平公融明德懿親光祿散騎西河任羣忠貞淑
恒處士京兆朱彤博識聽辨竝宜左右彌綸暉贊九棘愚臣庸鄙
請避賢路十六國春秋三十六

圍鄴上疏

臣自甲子之日大殲醜類賴陛下仁愛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
主自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十六國春秋三十六

鎮冀州上疏請代

臣前所自朝聞夕拜不顧艱虞者正自方難未夷軍機權速庶竭
命戎行甘馳驅之役敷宣王化盡筋骨之效故僂俛從事叨據負
乘可謂恭王命于濟時俟太平于今日今聖德格于皇天威靈被
于八表弘化已熙六合清泰竊敢披貢丹誠請避賢路設官分職

各有司存豈應孤任愚臣曰速傾敗東夏之事非臣區區所能康
理願徒授親賢濟臣顛墜若曰臣有鷹犬微勤未肯捐棄者乞待
罪一州效盡功命徐方始賓淮汝防重六州處分府選便宜輒曰
悉停督任弗可虛曠深願時降神規

晉書載紀王猛傳又
十六國春秋四十二

上疏讓司空

臣聞乾象盈虛惟后則之位稱曰才官非則曠鄭武翼周仍世載
詠王叔昧寵政替身亡斯則取成敗之殷監爲臣之炯戒竊惟鼎
宰崇重參路太階宜妙盡時賢對揚休命魏祖曰文和爲公貽笑
孫后千秋一言致相匈奴叻之臣何庸捐而應斯舉不但取嗤鄰
遠實令爲虜輕秦昔東野窮馭顏子知其將敝陛下不復料度臣
之才力私懼敗亡是及且上虧憲典臣何顏處之雖陛下私臣其
如天下何願迴日月之鑒矜臣後悔使上無過授之謫臣蒙覆壽
之恩

晉書載紀王猛傳又
十六國春秋四十二

疾少瘳上疏

不圖陛下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已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已垂沒之命竊獻遺款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猶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已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兢業業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

十六國春秋二十七

遺張天錫書

吾受詔救儼不令與涼州戰今當深壁高壘已聽後詔曠日持久恐二家俱弊非良策也若將軍退舍吾執儼而東將軍徙民西旋不亦可乎

十六國春秋七十四

遺慕容筑書

國家今已塞成皋之險杜盟津之路大駕虎旅百萬自軹關取鄴都金墉窮戍外無救援城下之師將軍所監豈三千敵卒所能支

大五百二十一
小五十一

也十六國春秋二十九

為書論張天錫

昔貴先公稱藩于劉石者惟審于疆弱也今論涼土之力則損于往時語大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翻然自絕無乃非宗廟之福也歟夫呂秦之威旁振無外可呂同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關東既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也劉表謂漢南可保將軍謂西河可全吉凶在身元龜不遠宜深算妙慮自求多福無使六世之業一旦而墜地也十六國春秋三十六又七十四

王永

永猛子仕苻堅為幽州刺史堅死擁立苻丕于晉陽拜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封清河公尋拜司徒錄尚書事進左丞相為慕容永所敗死之

宣檄州郡

大行皇帝棄背萬國四海無主征東大將軍長樂公先帝元子聖
武自天受命荆南威鎮衡海分陝東都道被夷夏仁澤光于宇宙
德聲侔于下武永與司空蚝等謹順天人之望呂季秋吉辰奉公
紹承大統銜哀卽事棲谷總戎枕戈待旦志雪大恥慕容垂爲封
豕于關東汎沖繼凶于京邑致乘輿播越宗社淪傾羌賊姚萇我
之牧士乘釁滔天親爲大逆有生之巨賊也永累葉受恩世荷將
相不與驪山之戎滎澤之狄共戴皇天同履厚土諸牧伯公侯或
宛沛宗臣或四七勳舊豈忍舍破國之醜豎縱殺君之逆賊乎主
上龍飛九五寶協天心靈祥休瑞史不輟書投戈效義之士幾三
十餘萬少康光武之功可旬朔而成今呂衛將軍俱石子爲前軍
師司空張蚝爲中軍都督武將猛士風烈雷震志殄元兇義無他
顧永謹奉乘輿恭行天罰君臣始終之義在三忘軀之誠戮力同
之呂建晉鄭之美

晉書載紀苻丕傳又
十六國春秋三十九

又檄州郡

昔夏有窮夷之難少康起焉王莽毒殺平帝世祖重光漢道百六
之運何代無之天降喪亂羌胡猾夏先帝晏駕賊庭京師鞠爲戎
穴神州蕭條生靈塗炭天未亡秦社稷有奉主上聖德恢弘道侔
光武所在宅心天人歸屬必當隆中興之功復配天之美姚萇殘
虐慕容垂凶暴所過滅戶夷烟毀發丘墓毒徧存亡痛纏幽顯雖
黃巾之害于九州赤眉之暴于四海方之未爲甚也今素秋將及
行師令辰公侯牧守壘主鄉豪或戮力國家乃心王室各率所統
呂孟冬上旬會大駕于臨晉

晉書載紀苻丕傳又十六國春秋三十九

王彫

彫新平人仕苻堅爲太史令王猛呂爲左道惑眾勸堅誅之追
贈光祿大夫

臨刑上疏

臣呂趙建武四年從京兆劉湛學明于圖記謂臣曰新平地古顓
頊之墟里名曰雞閣記云此里應出帝王寶器其名曰延壽寶鼎
顓頊有云河上先生爲吾隱之于咸陽西北吾之子孫有艸付臣
又土應之湛又云吾嘗齋于室中夜有流星大如半月落于此地
斯蓋是乎願陛下誌之乎七州之後出于壬午之年
晉書載紀苻
堅傳下又十
六國春秋
三十八

王攸

攸仕苻堅爲京兆尹遷諫議大夫

上書獻十略

一曰君道宜明二曰臣尚忠敬三曰子貴孝養四曰民生在勤五
曰教無偏黨六曰養民在惠七曰延聘耆賢八曰懲惡顯善九曰
伐叛討逆十曰易簡弘大
十六國春秋三十六

彭超

超仕苻堅爲兖州刺史入寇淮南兵敗徵下獄自殺

上言攻晉彭城

晉沛郡太守戴遂曰卒數千戍彭城臣請率精銳五萬攻之願更

遣重將討淮南諸城

晉書載紀
苻堅傳上

裴元略

元略仕苻堅爲尚書郎遷諫議大夫拜陵江將軍西南夷校尉

巴西梓潼二郡太守

諫苻堅

臣聞堯舜茅茨周卑宮室故致和平慶隆八百始皇窮極奢麗嗣
不及孫願陛下則采掾之不斲鄙瓊室而不居敷純風于天下流
休範于無窮賤金玉珍穀帛勤恤民隱勸課農桑捐無用之器棄
難得之貨敦至道曰厲薄俗修文德曰懷遠人然後一軌九州同
風天下刑措旣登告成東岳蹤軒皇曰齊美晒二漢之徒封臣之

願也 晉書載紀苻堅傳上又十六國春秋三十七

郭質

質馮翊人起兵廣鄉曰應苻登拜平東將軍馮翊太守兵敗歸

姚萇曰為將軍眾皆潰散

宣檄三輔

義感君子利動小人吾等生逢先帝堯舜之化累世受恩非常伯
納言之子即卿校牧守之肩而可坐視豺狼忍害君父裸尸薦棘
痛結幽泉山林無松隧之兆靈主無清廟之頌賊臣莫大之甚自
古所未聞雖茹荼之苦銜蓼之辛何日諭之姚萇窮凶肆虐毒被
人神于圖讖厯數萬無一分而敢妄竊重名厚顏瞬息日月固所
不照二儀實亦不育皇天雖欲絕之亦將假手于忠節凡百君子
皆夙漸神化有懷義方含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沒乎

晉書載紀苻登傳又見十

六國春秋四十

大四百四十

小四十六

闕名

奏天變

太白犯東井東井秦之分野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于京師

晉書載紀

苻生傳又見魏書苻生傳

蒯城石函銘

秦建元十年造銅虎馬

御覽一百八十三引郡國志蒯城大廳前有石函長二尺高一尺人不敢開銘云

廣武將軍口產碑

維大秦建元四年歲在丙辰十月一日廣武將軍節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使持節冠軍將軍益州刺史上黨公之元孫三代侍

中右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卿建忠將軍撫口護軍扶風大守遷

壽匡侯之胤子諱產字君口口口口口口君秉德淵口高韻絕

沛文柔武烈令問孔脩口拱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歎主忠訓殊異宰政欽干顯授池陽令稱揚德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和戎翟綏懷口口卽授征西大將軍右司馬敷教殊方
 西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茂著乃業口口蕭口口口于今也君臨
 此城漸再累紀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而口口口口惠和導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識于當口垂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君當列封口口口口司馬卽口口廣武司馬孟巨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節將軍董口建口口軍楊口建口口軍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郎建武將軍王柴鷹揚將
 軍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躬臨南界與
 馮翊護軍苟輔參分所口刊石口口口口山爲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赫赫皇秦誕鍾應靈臨有萬邦威暘八口九域攸同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明徽音泐詠基年有成政脩區足首道口口刊石
口口口口口口
碑拓本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五十二終

全晉文卷一百五十二

闕名

古

全晉文卷一百五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後秦

姚弋仲

弋仲南安赤亭羌人永嘉中自稱護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風
公劉曜僭位已爲平西將軍封襄平公曜亡石勒已爲安西將
軍六夷左都督石弘僭位拜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封襄平縣
公石虎僭位遷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已平梁犢
功封西平郡公石祗僭位拜右丞相已晉永和七年遣使來降
拜使持節六夷大都督都督江淮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大單于封高陵郡公明年卒姚萇僭位追諡曰景元皇帝廟
號始祖

上石勒疏諫寵祖約

祖約殘賊晉朝逼殺太后不忠于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

此其始矣

晉書載紀姚弋仲傳晉豫州刺史祖約奔于勒勒禮待之弋仲上疏云云勒誅約又十六國春秋五十三

姚萇

萇字景茂弋仲第二十四子苻堅已為揚武將軍廕左衛將軍

隴東汲郡河東武都武威巴西扶風太守盜幽兗三州刺史復

為陽武將軍步兵校尉封益都侯及堅寇晉已為龍驤將軍督

益梁州諸軍事堅敗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建元白雀

呂晉太元十一年僭即皇帝位于長安改元建初國號大秦在

位八年諡曰武昭皇帝廟號大祖

下書禁復私仇

有復私仇者皆誅之將吏亡滅者各隨所親已立後振給長育之

晉書載紀姚萇傳又十六國春秋五十五

下書置學官

留臺諸鎮各置學官勿有所廢考試優劣隨才擢敘晉書載紀姚萇傳又十六

國春秋五十五

下書復從征兵吏

兵吏從征伐戶在大營者世世復其家無所豫晉書載紀姚萇傳又十六國春秋五

十五

下書禁誣劾

除妖誦之言及姦穢有相劾舉者皆已其罪罪之晉書載紀姚萇傳又十六國春

秋五十五

敕太子興

荀曜好姦變將為國害聞吾還北必來見汝汝便執之晉書載紀姚萇傳又

十六國春秋五十五

立苻堅神主請詞

往年新平之禍非萇之罪臣兄襄從陝北渡假路求西狐死首丘

欲暫見鄉里陛下與苻眉要路距擊不遂而沒襄敕直行殺非臣之罪苻登陛下末族尚欲復讎臣為兄報恥于情理何負昔陛下假臣龍驤之號謂臣曰朕已龍驤建業卿其勉之明詔昭然言猶在耳陛下雖過世為神豈假手于苻登而圖臣忘前征時言邪今為陛下立神象可歸休于此勿計臣過聽臣至誠

秋五十五

姚興

興字子略萇長子仕苻堅為太子舍人萇僭號立為皇太子已晉太元十九年僭即皇帝位于槐里至義熙十二年死在位二十二年改元二皇初弘始諡曰文桓皇帝廟號高祖

敕關尉

諸生咨訪道藝修己勵身往來出入勿拘常限

晉書載紀姚興傳上又十六國春秋

六十

大三百四十七

班命

郡國百姓因荒自賣為奴婢者悉免為良人

晉書載紀姚興傳上又十六國春秋五十

六

下書卹戰亡士卒

士卒戰亡者守宰所在埋藏之求其近親為之立後

同上

下書定遭喪制

將帥遭大喪非在疆場嶮要之所皆聽奔赴及朞乃從王役臨戎

遭喪聽假百日若身為邊將家有大變交代未至敢輒去者已擅

去官罪罪之

同上

下書贈戰沒軍士

軍士戰沒者皆厚加褒贈

同上

下書僧碧等

大法東遷于今為盛僧尼已多應須綱領宣授遠規已濟頽緒僧

全晉書卷一百五十三
三
若法師學優早年德芳暮齒可為國內僧主僧遷法師禪慧兼修

即為悅眾法欽慧斌共掌僧錄給車輿吏力若資侍中秩傳詔羊

車各二人

高僧傳六又十六國春秋六十二

下書道恆道標

卿等樂道體閑服膺法門皦然之操實在可嘉但朕君臨四海治急須才方欲招肥遁于山林搜陸沈于屠肆况卿等周旋篤舊朕所知盡各挹幹時之能而潛獨善之地此豈朕求賢之至情卿等兼弘之深趣邪昔人有言國有驥而不乘方惶惶而更索是之謂也今敕尙書令顯便奪卿等二乘之福心由卿清名之容室讚時益世豈不大哉苟心存道味寧係白黑望體此懷不旨守節為辭也

弘明集十一高僧傳六又十六國春秋六十二

省所奏具意今所旨相屈者時所須也不復相推本心旨及于此煩慙勤廣自料理吾之情趣想卿等體之在素不復煩言便可奉

承時命勉菩薩之蹤耳

弘明集十一又十
六國春秋六十二

得重奏一二具之情事具如前詔但當開意已從時命無復煩于

鄭重也

弘明集十一又十
六國春秋六十二

致書鳩摩羅什僧碧

別已數旬每有傾想漸暖比日何如小虜遠舉更無處分正有憤

然耳頃萬事之殷須才已理之近詔道恆道標二人令釋羅漢之

服尋大士之蹤想當盤桓耳然道無不在法師等勸已諭之苟廢

其尋道之心亦何必須爾也致意遷上人別來何侶不審碧統復

何如多事不能一一為書恆等亦可令諸上人勸其令造菩薩之

行也

弘明集十一高僧傳六又
十六國春秋六十二

又下書與僧碧等

省疏所引一二具之朕已獨善之美不如兼濟之功自守之節未

若拯物之大雖子陵頡頏于光武君平傲岸于蜀肆周黨辭祿于

漢朝杜微稱襲于諸葛此皆偏向耿介之士耳何足已關默語之
 要領高勝之趣哉今九有未乂黔黎荼蓼朕已寡德獨當其弊思
 得羣才共康至治法師等雖潛心法門亦毘世宣敎縱不能導物
 化時勉人為治而遠美辭世之許由高散髮于謝敷若九河橫流
 人盡為魚法師等雖毘世宣敎亦安施乎而道恆等伏膺法訓為
 日久矣然其才用足已成務故欲枉奪其志已輔時政耳甚福報
 有徵佛不虛言拯世急病之功濟時寧治之勳功福在此而不在
 彼可相誨論時副所望

弘明集十一又十
六國春秋六十二

遺禿髮傳檀書

今遣尙書左僕射齊難討勃勃懼其西逸故令弼等于河西邀之

晉書載紀禿髮傳檀傳
又十六國春秋八十九

與弟安成侯嵩述佛義書

吾曾已已所懷疏條摩訶衍諸義圖與什公評詳厥衷遂有哀故

不復能斷理義未久什公尋復致變自爾喪戎相尋無復意事遂
忘棄之近呂當遣使送像欲與卿作疏箱篋中忽得前所條本未
今送示卿徐徐尋撫若于卿有所不足者便可致難也見卿來日
竝可呂當言笑吾前試通聖人三達觀呂咨什公公尋有荅今并
送往諸此事皆是昔日之意如今都無情懷不知如何矣

廣弘明
集二十

一又十六國
春秋六十

荅安成侯嵩難述佛義書

卿所難問引喻兼富理極致深實非庸淺所能具荅今當為卿各
呂相酬耳卿引般若經云若有眾生遇斯光者必得無上道即經
所言未聞有凡流而得見光明者如釋迦放大光明普照十方當
斯之時經不言有羣品而得見其怪而異之者皆是普明之徒呂
斯言之定不為羣小也卿若呂眾生為疑者百億菩薩豈非眾生
之謂邪然經復云普明之詣釋迦皆與善男子善女人持諸華香

來供養釋迦及致供養之徒自應普蒙其潤也但光明之作本不爲善男子善女人所已得蒙餘波者其猶蠅附驥尾得至千里之舉耳卿又引神變令三惡眾生得生人天若在鹿爲鹿在馬爲馬而度脫之豈非神變之謂邪華手思益法華諸經所言若云放大光明自應與大品無異也若一一光明已應適前物此作非人天所通夫光明之與寂寞此直發意有參差其揆一也卿引經言施者授者財物不可得與不住法不住般若未有異二者直是始終之教也統而言之俱是破著之語耳何者罪不罪施者授者及財物都不可得若都不可得復何所著是勸無所著明矣卿又問明道之無爲爲當同諸法之自空爲妙空無已成極邪又引論中二諦之閒言意所不及道之無爲所寄邪吾意已謂爲道止無爲未詳所已宗也何者夫眾生之所已流轉生死者皆著欲故也若欲止于心卽不復生死旣不生死潛神玄漠與空合其體是名涅槃

耳既曰涅槃復何容有名于其間哉夫道已無寄為宗若求寄所
在恐乃惑之大者也吾所明無為不可為有者意事如隱尋求或
當小難今更重伸前義卿所引論中即吾義宗諸法若不空則無
二諦若不有亦無二諦此定明有無不相離何者若定言有則無
已拔高士若定明無則無已濟常流是已聖人有無兼抱而不捨
者此之謂也然諸家通第一義廓然空寂無有聖人吾常已為殊
大逕廷不近人情若無聖人知無者誰也

廣弘明集二十一又
十六國春秋六十

重荅安成侯嵩

得表具一二吾常近之才加已多事昏塞觸事面牆不知道理安
在為復已卿好樂玄法是已聊復孟浪已言之耳而來諭過美益

已不安

廣弘明集二十一又
十六國春秋六十

遺僧朗書

皇帝敬問泰山朗和尚勤神履道飛聲映世休聞遠振常無已已

朕京西夏思濟大猷今關中未平事惟左右已命元戎克寧伊洛

冀因斯會東封巡狩憑靈仗威須見指授今遣使者送金浮圖三

級經一部寶臺一區庶望立鑒照朕意焉廣弘明集三十五又十六國春秋四十二

遺釋慧遠書我樂之志長日即對孟郊曰言之耳而來歸感美

大智度論新譯訖此既龍樹所作又是方等旨歸宜為一序已伸

作者之意然此諸道士咸相推謝無敢動手法師可為作序已貽

後之學者釋藏輦九又百五無聖人吟無音韻出十六國春秋六十一

通三世論諮鳩摩羅什第一義禪空寂無音聖人吾常曰為然

曾問諸法師明三世或有或無莫適所定此亦是大法中一段處

所而有無不判情每慨之是已忽疏野懷聊復孟浪言之誠知孟

浪之言不足已會理然曾襟之中欲有少許意了不能默已輒疏

條相呈匠者可為折衷余已為三世一統循環為用過去雖滅其

理常在所已在者非如阿毘曇注言五陰塊然喻若足之履地真

足雖往厥迹猶存常來如火之在木木中欲言有火邪視之不可見欲言無火邪火緣木而出經又云聖人見三世若其無也聖無所見若言有邪則犯常嫌過去未來雖無眼對理恆相因苟因理不絕聖見三世無所疑矣

廣弘明集二十一又十六國春秋六十二

通不住法住般若

眾生之所已不階道者有著故也是已聖人之教恆已去著爲事故言已不住般若雖復大聖元鑒應照無際亦不可著著亦成患欲使行人忘彼我遺所寄汎若不繫之舟無所倚薄則當于理矣

廣弘明集二十一

通聖人教放大光明普照十方

聖人之教立通無涯致感多方不可作一途求不可已一理推故應粗已粗應細已細應理固然矣所已放大光明現諸神變者此應十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若處俗接粗復容此事邪阿含

經云釋氏之處天竺四十餘載衣服飲食受諸患痛與人不別經又云聖人亦入鹿馬而度脫之當在鹿馬豈異于鹿馬哉若不異鹿馬應世常流不待此神變明矣每事須自同于前物然後得行其化耳

廣弘明集二十一

通三世

眾生歷涉三世其猶循環過去未來雖無眼對其理常在是曰聖人尋往曰知往逆數曰知來

通一切諸法空

大道者曰無為為宗若其無為復何所有邪

廣弘明集二十一

姚泓

泓字元子興長子曰晉義熙十二年僭即皇帝位改元永和在

位二年劉裕擒送建康市斬之

下書復死事士卒

士卒死王事者贈以爵位永復其家

晉書載紀姚泓傳又十六國春秋五十九

姚弔

弔字景嶷仕姚萇為輔國將軍宗正卿司隸校尉尚書令封趙

公拜太尉姚興時進太傅

上疏諫去帝號

伏惟陛下勳格皇天功濟四海威靈振于殊域聲教暨于遐方雖

成湯之隆殷基武王之崇周業未足比論方當廓靖江吳告成中

岳豈宜過垂冲損違皇天之眷命乎

晉書載紀姚興傳上十六國春秋五十六太尉趙公弔等

五十三人
上疏諫

姚嵩

嵩興弟為鎮西將軍秦州刺史封安成侯進司空鎮上邽泓嗣

位曰討仇池氏楊盛戰死

謝賜皇后所遺珠佛像表

臣言奉珠像承是皇后遺囑所建禮觀之日永慕罔極伏惟感往
增懷臣言先承陛下親營像事每注心延望遲冀暫一禮敬不悟
聖恩垂及乃復與臣供養此像既功寶竝重且于制作之理擬若
神造中來所有珠像誠當奇妙然方之于此信復有閒瞻奉踊躍
實在無量夫受乾施者無報蒙恩隆者無謝唯欲仰陳愚誠亦復
莫知所盡臣言廣弘明集二十一論又春秋六十六國春秋六十六
上述佛義表基梵王心崇國業未出出備古當觀誠以古古如中

臣言奉陛下所通諸義理味淵玄詞致清勝閒詣踰于二篇妙盡
侔乎中觀詠之翫之紙已致勞而心猶無厭真可謂當時之高唱
累劫之宗範也但臣頑闇思不參玄然披尋之日真復詠歌弗暇
不悟弘慈善誘乃欲令參致問難敢忘愚鈍輒位敘所懷豈曰存
難直欲咨所未悟耳臣言上通三世甚有深致既已遠契聖心兼
復抑正眾說宗塗疊疊超絕常境欣悟之至益合賞味增深加為

什公研覈該備實非愚臣所能稱盡正當銘之懷抱已爲心要耳
臣言上通不住法住般若義云眾生之所已不階道者有著故也
是已聖人之教恆已去著爲事故言已不住般若雖復大聖立鑒
應照無際亦不可著著亦成患欲使行人忘彼我遺所寄汎若不
繫之舟無所倚薄則當于理矣故聖心立詣誠無不盡然至乎標
位六度而已無著爲宗取之于心誠如明誨卽之于事脫有未極
夫無著雖妙侶若有不卽真兩冥有不卽真兩冥恐是心忘之謂
耳竊尋立教如更有已謹牒成言已據愚見故經云施者授者財
物不可得已無所捨法具足檀波羅蜜已此三事不可得故三者
既冥有無無當無當之理卽同幻化已此而推恐不住之致非真
忘彼我遺所寄而已

詔云放大光明諸神變者此自應十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
斯理之立固非庸近所參然不己之情猶欲言所未達夫萬有不

齊精麤亦異應彼雖殊而聖心恆一恆一故圓已應之不同故權
已濟之雖鹿馬而未始乖其大雖現神變而未始遺其細故淨名
經云如來或已光明而作佛事或已寂寞而作佛事顯默雖異而
終致不二然則于小大之間恐是時互說耳如藥手經初佛爲德
藏放大光明今諸眾生普蒙其潤又思益經中罔明所問如來三
十三種光明一切遇者皆得利益法華經云佛放眉間相光亦使
四眾八部咸皆生疑又云處闇眾生各得相見苟有其緣雖小必
益苟無其因雖大或乖故般若經云若有眾生遇斯光者必得無
上道又已神變令三惡眾生皆生天上已此而言至于光明神變
之事侶存平等敢緣慈念輒竭愚思若復哀矜重開導者豈直微
臣獨受其賜

詔云大道者已無爲爲宗若其無爲復何所爲邪至理淵談誠不
容言然處在涉求之地不得不尋本已致悟不審明道之無爲爲

當曰何爲體若曰妙爲宗者雖在帝先而非極若曰無有爲妙者必當有不無之因因稱俱未冥詎是不二之道乎故論云無于無者必當有于有有無之相譬猶修短之相形耳無理雖立將恐同彼斷常常猶不可況復斷邪然則有無之津乃是邊見之所存故中論云不破世諦故則不破真諦又論云諸法若實則無二諦諸法若空則無罪福若無罪福凡聖無判苟無判道何所益由臣闇昧未悟宗極惟願仁慈重加誨諭

同上

重上表

臣言奉賜還詔誨喻周備伏尋之日欣踊無量陛下爰發德音光闡幽極拓道義之門演如來之奧冥宗隱而復彰立屏掩而再敞文外之旨可謂朗然幽燭矣夫理玄者不可言稱事妙者固非常詞之所讚雖欲心口仰詠亦罔知所盡由臣愚鈍而猥蒙陛下褒飾之美誠復欣戴殊眷實增愧赧比仰味微言研詠彌至其爲

蒙悟豈唯過半之益但臣仍充外役無由親承音旨望雲遐慨實
在罔極不勝延係謹已申聞臣嵩言廣弘明集二十一又十六國春秋六十

尹緯

緯字景亮天水人仕苻堅為尚書令史堅敗擁立姚萇歷右司

馬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尚書左右僕射姚興嗣位封清河侯卒

贈司徒諡曰忠成侯

駁李嵩既葬素服臨朝議

帝王喪制漢魏為準嵩矯常越禮愆于軌度請付有司已專擅論

既葬即吉乞依前議

晉書載紀姚興傳上又十六國春秋六十

李嵩

嵩仕姚興為尚書郎

上疏言既葬應素服臨朝

三王異制五帝殊禮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已光道

訓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

晉書載紀姚興傳又十六國春秋

秋六十六天南劉十二更常外而不良也國曆天日

行事記天北十一二更常外而不良也國曆天日

有娶同堂姊子為婦娘母亡不娘母服猶制同堂姊服常謂三公之義不可得而無服多呂內外姊妹為婦則絕其本服服絕而情重何嫌不減從妹之服月數作婦母之服也又呂調沈所言舅為外舅事訪謂君思難云舅服總麻與外舅之服自可得同然娶姑之女姑亡豈可累降為三月耶太常劉彥祖云譬如父母服本斬齊至于改葬而制總麻也近羊彭有叔父服而改葬其父更叔之服而著改葬之服此其曰總麻為重也蓋禮所謂曰輕為重者有同者此亦無準據殆是率心而行也

通典九十五

姜炭天蠶者蓋非一家也對之禮習育戰天育蓋天能戰天音音

歲炭天水人仕姚興官爵未詳造三紀甲子元麻

渾天論

水人升數與宮曾未精鼓三昧甲子元氣

夫言天體者蓋非一家也世之所傳有渾天有蓋天說渾天者言渾然而圓地在其中蓋天者言天形如車蓋地在其中下二曜推移五星迭覲見伏昏明皆由遠近運移麗天不入于地日之將沒去人彌遠明衰光滅故闇其明及其將出去人彌近光明炎熾故極其照揚雄曰爲渾天得之難蓋天曰今于高山之上設水平曰望日則日出水平下若天體常高地體常卑日無出下之理于是蓋天無曰對也渾天之說天體包裹地在其中七曜離躔道有常率天體旁倚故日道南高而北下運轉之樞南下而北高二樞爲轂日道爲輪周回運移終則復始北樞謂之北極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故天北際七十二度常見而不伏南樞謂之南極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故天南際七十二度常伏而不見也周髀云日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奇夏至之景南北千里差一寸周天百

七萬一千里徑三千五萬七千里表在其外萬五千里故天日四游于三萬里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東皆薄四表而止地亦外降于天之中游游之數與天游同日道星宿之外亦萬五千里圓周之徑正與四表等冬至之日出辰入申夏至之日出寅入戌進退于六十度之中焉非專四游之差亦有地之升降冬至之後日轉北移非專是日移也亦由天地游而南故物有生而不死夏至之後日轉南移非專日之移也亦由天地游而北故物有伏而不生二分之日出卯入酉正與地土平故半表之徑得天地相去十九萬里然則地處天半而下也故曰出地上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謂之晝入地下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三謂之夜晝則出地上而西夜則入地下而東周而百刻昏明五十刻分之日刻數既均天度又等與極應規謂之中繩居寒暑景之和處遲疾之中春分之後日行中繩之北故晝長而夜短伏少而見多景短而溫氣甚

秋分之後日行中繩之南故晝短而夜長伏多而見少景長而寒氣多易說冬至之景得一丈三尺夏至之景一尺四寸八分并二至之景得一丈四尺四寸八分春分之景七尺四寸四分秋分之景與春分等并二分之景亦得一丈四尺四寸八分然則東西南北經緯均也大平時和七曜順軌優游兩儀之中不內不外漢之乾象魏之景初皆曰二分之時行黃儀之內故南北闊而東西狹冬至去極百一十五度景長一尺五寸并度得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并景得一丈四尺五寸春分去極八十九度景長五尺二寸五分秋分去極九十度景長五尺五寸并度得百七十九度并景得一丈七尺五寸五分東西少于南北三度爲東西九千里弱東西之景短于南北之景三尺七寸五分爲里三萬七千五百東西之徑定也而度與景里則有殊然則一度之里一寸之差及四游之說殆難明矣鄭玄曰二至之景一寸俱差千里夏至之日八

尺之表景得一尺五寸日下之地南于嵩高一萬五千里冬至之日八尺之表景得一丈三尺日下之地南于嵩高十三萬里夫日高則景小卑景差多日無上下之說而天地有升降安得千里同差一寸也故東西之徑少于南北之徑呂度言之則九千里呂景言之則三萬七千五百里二分之一日南北千里蓋當景差四寸矣鄭氏之言理豈可哉天游薄四面而日道與四表等不升不降當與四表交轉二分之一日道與二極應規而天地居四游之中春分之後天地降而下游而南至于夏至天游至南表而止故視日北而高本注景差小高之故自此以後而北至秋分還與日道應規秋分之後天地升而上游而北至于冬至則天游至北表而止故視日卑而南本注景差多卑之故計其進退南北不繫于三萬里之內春分之後至夏至差度二十四除其鉤弦之數乃常南游六萬餘里此蓋升降之度里則小矣今置渾天于地以衡望日地升渾上則日去極遠地

降渾下則日去極近遠近之驗不必在于南北亦由升降可知矣
然則翫游與升降各十二度與天地游三萬里相近矣日月麗天
有虧有盈有交有會月行日出已半周天爲卽月道交錯半入日
道之內半出日道之外在外謂之行陽在內謂之行陰當交則會
會則有食蔡氏月令章句曰天者純陽精剛轉運無窮其體渾而
包地地上者一百八十二度八分之五地下亦如之其上中北偏
出地三十六度謂之北極星是也史官曰玉衡長八寸孔徑一寸
從下端望之此星常見于孔端無有移動是已知其爲天中也其
下中南偏入地亦三十六度謂之南極從上端望之當孔下端是
也此兩中者天之輻軸所在轉運所由也天左旋出地上而西入
地下而東其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伏圖內赤小規是也繞
南極徑七十二度常伏不見圖外赤大規是也據天地之中而察
東西則天半見半不見圖中赤規截婁角者是也岌案此與張衡

所說不殊而云玉衡長八寸則倍是古儀矣又云據天地之中所
云規數據蓋圖綴星是也

開元占經二一案此篇館本占經缺撰人名且有誤字今據明寫本校定

渾天論答難

渾天之說天體包裹地在其中七曜躔麗道有常率天體旁倚故
日道南高而北下運轉之樞南下而北高二樞爲轂日道爲輪周
迴運移終則復始北樞謂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故天北際七
十二度常見而不伏南樞謂之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故天南
際七十二度常伏而不見或云火陽也故外照金水陰也故內景
日爲陽精故外照月爲陰之宗應內景而月復能外照何也對曰
月光者日曜之所生是故外景如日照也是故瑩金澄水得日之
照照物亦有景又曰月無盈虧盈虧由人也日月之形體如圓丸
各徑千里月體向日常有光也月之初生日曜其西人處其東不
見其光故名曰魄魄三日之後漸東而南故明生焉八日正在南

方半之故見弦也望則人處日月之間故見其圓也假使月初生時移人在日月之間東向曰視則月光圓若望也夏至之日日入戌月初生時則西北近日有光及出于寅未盡三日曰視月則東北近日光不盡也研之于心驗之于日月體向日有光而言圓矣難者又云日曜星月明乃生焉然則月望之日夜半之時日在下月在地上其間隔地日光何由得照月闇虛安得常在日衝對日日之曜也不曰幽而不至不曰行而不及赫烈照于四極之中而光曜煥乎宇宙之內循天而曜星月猶火之循突而升乃其光曜無不周矣惟衝不照名曰闇虛舉日及天體猶滿面之賁鼓矣日之光炎在地之上因礙地不得直照而散故薄天而照則遠在地之上散而直照則近曰斯言之則日光應曜星月有何礙哉易傳曰日夜食則星亡無日曰曜之故也難云地上不得直照而散故薄天而照遠驗先望一日日未入地而月已出相去三十餘萬

里日光地上散而直照不應及月而使月明光者何也對曰薄天而照則遠是言礙地廣難耳水流溼火就燥類相從也月者星類也日光直照雖不及月今然一燭在上一燭在下滅下燭使煙相當則上燭之炎循煙而下然下燭矣此類相從也難者又曰日夜食則眾星亡驗月體不大于地今日在地下月在地上地體大尚不能掩日使不照月月體小于地安能掩日使不照曜星也對曰上元之初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重光者日在上月次之星居下地在宿內故不掩日日光循星月而曜之也月在星宿之外故掩日光不得照星也

開元占經一

余曰爲子陽言天陽下降日下熱東哲言天體存于日則日大頗近之矣渾天之體圓周之徑詳之于天度驗之于晷景而紛然之說由人目也參伐初出在旁則其間疏在上則其閒數曰渾驗之度則均也旁之與上理無有殊也夫日者純陽之精也光明外曜

日眩人目故人視日如小及其初出地有遊氣日厭日光不眩人
 日即日赤而大也無遊氣則色白大不甚矣地氣不及天故一日
 之中晨夕日色赤而中時日色白地氣上升蒙蒙四合與天連者
 雖中時亦赤矣日與火相類火則體赤而炎黃日赤宜矣然日色
 赤者猶火無炎也光衰失常則為異矣隋書天文志上列子曰孔
 子東遊見兩小兒辯日出
 日中遠近關子陽東
 哲呂為云云余呂為
 妻虬

虬為撫軍東曹屬

上疏言廣平公弼逆狀

廣平公弼懷奸積年謀禍有歲傾陷羣豎為之畫足釁成逆著取
 嗤戎裔昔文王之化刑于寡妻今聖朝之亂起自愛子雖欲含忍
 其瑕掩蔽其罪而逆黨猶繁煽惑不已弼之亂心何由可革宜斥
 散凶徒已絕禍端晉書載紀姚興傳下又
 十六國春秋五十八

闕名

李趙曲銅像銘

秦建元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于長安寺中造十王慧韶感佛泥日

達遇遺像是已賴身之餘造鑄神模若誠感必應使十方同福法苑珠林

珠林二十二年案建元二十四年乃姚萇之建初三年也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五十三終